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ornate, symmetrical corner designs framing the text.

短篇小說組

短篇小說組評審委員



羅宗濤先生（召集人）

廣東潮安人，國立政大中研所博士班畢業，曾任政大中文系主任兼中文研究所所長、文理學院院長、教務長、現任政大教授。著有慧能、作獅子吼、敦煌變文、建安虞氏新刊五種平語、王維詩的特徵，詩中有畫，中國文學的國家觀、詩與感覺等，數百萬言。



吳宏一先生

台灣高雄人，民國三十二生。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中研院文哲所籌備主任及諮詢會主任委員。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問研究，並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學術、創作並重，曾獲國家文藝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著作有「清代詩學初探」、「清代詞學四論」、「文學常談」、「文學與修養」、「白話論語」、「微波」、「波外」、「合唱」、「讀古文想問題」等十餘種。



吳延政先生

筆名司馬中原，小說家。中廣「午夜奇譚」（司馬老師講鬼）主持人，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理事。長。著有《狂風沙》、《荒原》、《闖將》、《失去監獄的囚犯》、《刀兵塚》、《巨漩》、《流星雨》等。

短篇小說評審感言

羅宗濤

今（八十）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小說」一項的收穫是豐碩的，跟近年來的成果相比較，這一屆得獎作品的品質有著顯著的提昇，這是評審委員一致的看法。其實還有若干篇優秀的作品，由於獎額有限，不能入選。也令我們深深感到惋惜。

這次我們一共收到六十三篇作品，由葉慶炳先生、吳延玫（司馬中原）先生、吳宏一先生、蔡信發先生和我共同推薦了十餘篇入圍的作品，然後，我們再集攏在一起，以半天的工夫，選出前三名和三篇佳作。我們輪流從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見。在每人都充分發抒意見之後，所獲的結論是：

第一名：沈大夫的花房晚餐

第二名：爸爸的三只錦囊

第三名：我在別人和自己的影子裏看見寂寞

佳作：盛夏擦身而過

佳作：容稟

佳作：淡出

由於各篇的表現手法都獨具一格，都獲致可觀的效果，也都略有微瑕而又瑕不掩瑜，因此，在名次的安排上也就頗費斟酌，經過審慎的商量、比較，終於得到小組成員一致同意的結果。

這六篇傑出的小說，從不同的層面去呈現當前的社會現象，發掘、探索我們生活中的種種問題，充分發揮對社會的關懷與悲憫。這些小說到底敘說了些什麼呢？還請讀者親自去領略吧，它們值得我們仔細去品味的。



葉慶炳先生

浙江餘姚人，六十五歲。現任私立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擔任中國文學史專題討論，小說研究等課程，學術論著有中國文學史，唐詩散論，古典小說論評等；文藝作品有晚鳴軒散文集七種。



蔡信發先生

民國二十八年生，浙江省鄞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曾獲第十二屆中國語文獎章。現任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著有遼金元朔閩考、新序疏證、高士傳疏證、管蠡編、辭典部首淺說、曾運乾古音三十攝表增補、廣韻切語上字之增補與重編、說文聲譜、入聲字詩證等。



賴西安

42. 8. 24 生

台灣省台中人

政治大學畢業

■經歷／

教師、編輯

■現職／

專事寫作

■作品／

「屏東姑丈」、「迷信狀元」、

「博士、布都與我」等

沈大夫的花房晚餐

—— 短篇小說組第一名 賴西安

養了這幾年蘭花，有小小心得，有些花種讓我費心力，卻老是長不好，倒是有些不放心的，自己開得挺好。我想，把那幾盆捧心蘭給移去後頭……

1.

大清早，電話鈴鈴叫。

我前一晚剛載了一家客人，到彰化山區探視他們關禁閉的寶貝兒子，夜半才回來，倦怠得很。我拉了棉被，矇頭又睡。

老婆聽過電話，精神旺盛，「沈大夫邀我們去吃晚餐咧！要全家都去，說是熱鬧些。準六點半，在什麼花房子，是外頭的餐館嗎？」老婆湊在我耳朵說話，哈得人一身癢，這還能睡？「是不是沈大夫過生日，要不要帶個什麼禮物去？你看我要不要先去做個頭髮！」

沈大夫的生日在年初五，還有三兩個月，這不是。我幫沈大夫開車二十年，他從來沒邀過吃頓飯，這可特別了。難不成他家老大和老二從美國回來，要我去湊熱鬧，兼打雜？我坐起來，點了根菸，卻給老婆一把搶走，「大清早，抽什麼菸！你說我要不要去？怕沒行頭穿咧。」

「免緊張啦，又不是去赴國宴。沈大夫說在他家花房？他怎麼捨得開放，不怕他那些寶貝蘭花給怎麼了。」

我是有些想不透，這種當天邀約吃飯，該是臨時起意居多，不過，大清早來的電話，又像慎重其事。

沈大夫這人說話，向來沒頭沒尾的點到為止，他指明要在他那座門禁森嚴的花房聚餐，這有意思了，花房晚餐，是人家老外才有的雅興，他什麼心情，也學上了？

2.

這事，想想略有蹊蹺。看我老婆當真，我也給染得有些緊張。

我和沈大夫，沒什麼親戚血緣，論緣份，卻比他一夥親友要親稔。看吧，這二十年，誰陪他最勤？那些來來去去的醫生、護士別說，就算沈大夫的三個兒子，也沒我來得近。

兵役退伍的第二年，我在濟仁醫院開盲腸，是沈大夫親手操的刀。

我這個人，生來勞碌命，閒不住的，要我天天躺病牀，不如將我捆綁住。第三天，我就捧著肚皮，滿醫院晃盪去。整棟醫院的七樓病房，哪間我沒走過？儲藏室在哪，哪個護士對醫生好，止痛劑擺在哪个樹架？全瞞不了我。

醫院上下，各個都怕沈大夫，有他這個院長在場，老鼠見貓似的，沒一個敢蹲坐、敢出聲。我可不節省，肚皮稍有抽痛或發癢，我直接就上他辦公室去。沈大夫神色再嚴肅，院長的威風再大，干我什麼事？該說該問的，我當然找他去，誰教他是開刀子的。

醫生和護士們，看到我到處巡迴參觀，叫我是督察專員。聽說我和沈大夫對談如流，而且平安無事，他們一則懷疑，一則擔憂；「沈大夫好幾年沒站手術台，代理動刀就碰到你這樣的患者，他脾氣不好，你小心把他惹火了；過兩天拆線，讓你多痛一下。」

我到處巡迴參觀，也在各護理站，受醫師們的要求，展示我那「縫得真漂亮」的下腹傷口，聽他們說沈大夫的寶刀未老。住院的一個禮拜，我成了沈大夫的特別患者，再加上我們在各病房巡視的碰頭次數，熟到後來，沈大夫在迴廊轉角，光聽見腳步聲，都知道「又是你跑出來了」。

想是有緣吧。辦好出院手續那天，下大雨，在醫院停車場遇到沈大夫。他要趕去台北開會，車子卻出了毛病，動不了。我那輛新開的計程車，正好和他的朋馳併排，沈大夫看到我像看到救星，我就這樣載上他了。

做為他停刀四年後的第一個患者，沈大夫是對得多照顧了些，而他會要我計程車頂掉，當他的私家轎車司機，和那趟大雨中的路程，我的駕駛技術也有關係。

兩霧籠罩的北宜公路上，我把九彎十八拐，開得平順。剛出院的人，說話、打噴嚏都不收斂。沈大夫做我的身家調查兼口試，我這個沒大能力，所以做不了大事，也犯不了大錯，有朋馳可以開，沈大夫給的待遇，比照濟仁醫院的實習大夫，我還有什麼好推辭？二十年前，計程車少，但有幾個人捨得坐車？乘客複雜，收入起起落落，沒大志向的人，最

好做穩定的事，我幹私家轎車司機，也沒錯。

就這樣一路開過來，直到兩年前，沈大夫退休了，把院長的職位讓給一個叫什麼仁的醫師接班，我才跟著半歇息下來。

新任的院長，為沈大夫在醫院裡還保留了一間辦公室，但沈大夫一個月難得去坐幾次。我這私家司機，當然也是識相的，在他退休典禮當天，同時自動辭退。

你猜沈大夫怎麼打算？他說：

「小陳，你照舊幫我開車，不必來上班，但是要隨喚隨到，其他時候，你回去開計程車。」

這安排也不算壞，我還有什麼話講？二十年下來，沈大夫和我，不單是主雇關係，感覺比這個要親些。沈大夫的遭遇和心情，他的家人肯定沒我了解得深，如同他清楚我的家庭和脾性，我老婆恐怕都沒他摸得清楚。

我們的緣份，註定該是這般藕斷絲連，沒得完了。

3.

沈大夫退休後，在他那雙層洋樓緊挨著車庫後，找人搭蓋了一幢玻璃屋花房，正正式式地養起蘭花。

從前，沈大夫養蘭，純粹是休閒玩票，一塊塊蛇木板就掛在圍牆邊，想到了，去弄幾下，有時花開了，還是我發現，幫他提進屋裡去。

搭蓋了花房，沈大夫可是下決心。一口氣要人把各種蘭花都送一株來，鐵絲提把上，像人家苗圃展示似的，都掛了名牌，中英文名稱、生長習性、花期寫得密密麻麻；尾瓣拖鞋蘭 (*Paphiopedilum Caudaeum*)、紫蘭 (*Bletia*)、還有什麼蝴蝶蘭、石斛蘭、鶴頂蘭、萬代蘭、飛燕蘭、蝦脊蘭、捧心蘭、董色蘭，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沈大夫養蘭，跟他做人做事一般，下了心思想做，就得有個模樣。「養蘭就得養到開花，否則，和種草有什麼不同？」他跟我這麼說過。

沈大夫當然是個聰明人，就算七十歲了，還是耳聰目明，看書報不用戴眼鏡，而且怕吵。不了解他的人，說他冷漠、孤僻、驕傲，輕易不向人討教，處處以為自己是權威。但是你要知道，沈大夫多功用？單是養蘭這件事，我載他到書店街買書，一次抱回來就二十本。沈大夫關在花房裡，一進去，是大半天，看書、研究蘭花，那種精神，好比做醫學報告。照這樣下去，不出個一年、半載，我看他是可以寫個什麼蘭花栽培論文出來。

說到讀書，我慚愧。

沈大夫自己做學問，愛讀書，也幾次教我去讀個夜間部什麼的。當時，我剛幫他開車，人也年輕，的確給說得有些心動。

「小陳，你再去讀大學，唸個夜間部也行。只要你說一聲，晚上的時間讓你上補習班，補習費你不用擔心，只要你

用功，將來考上了，學費我來負擔。」

想想，生身父母的關照，也不過這樣吧！但是再一想，我自己哪是塊讀書的料子，打從小學，成績總是掛車尾，跟人家湊熱鬧去聯考，擠了個三流學校，還是掛車尾。我看到那些教科書，不知怎麼回事，一看就頭暈，然後生氣，再來就睡著了，屢試不爽，原因不詳。

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幹什麼都行，偏不是正經讀書的材料。有這點自知之明，還是好的，我沒接受沈大夫的好意，想來有些慚愧，但至少比一而再、再而三地年年耗費他的補習費，到頭來，見不得人，這是要好些。我硬著頭皮，讓沈大夫再三提示，挨一挨就過去了。他放棄這樁好意，難保不甚愉快，但是我按部就班，幫他開車、幫他料理家庭瑣務，一路是挺帶勁的，他也不好明說我不知上進。

沈大夫家的老大和老二，比我年紀稍小些。那兩個小子，可真是等一等的讀書材料，讀什麼是什麼，好像教科書是他們自己編的，考卷是他們出的。記得有一年，老二要考大學，老二準備考高中，別人緊張地吃不好、睡不著，兩個小子居然吵著要我教他們游泳。

「你是當海軍陸戰隊，怎麼不會游泳？你們陸戰隊不都扛槍游泳嗎？蛙人哪！」

我這海軍陸戰隊哪是正牌的？運輸兵，還不是在陸地來來去去，游泳，是可以浮一點，哪能教人？

再說，這超級大考橫在眼前，大考大玩，他們有信心，但是讓沈大夫知道，他敢不放心？而他們指定要去大里回頭灣海邊，這氣候還不算頂熱，人家海水浴場沒開放，要是有個長短，憑我這半調子的海盜式泳技，自身難保，能救誰？我當然跟他們敷衍，條列了二十幾個理由，包括我的腳氣又犯了、沒有游泳褲、平日少運動、下水會抽筋、到回頭灣太遠，沈大夫隨時要車子，人不在會挨罵……

兩個小子的意志力，得沈大夫的真傳，想到說到，說到就得做到，做到就得做得圓滿。他們幫我找來游泳褲、腳氣藥膏、肌肉鬆弛劑、代我寫字條，留給他們老爸，外加準備了一籃子的吃吃喝喝。

這些行動，驚動了老么蠻子。蠻子比老二小三歲，那年也要小學畢業了，他也吵著要跟去。這小子更機靈，二話不說，準備了自己一套游泳行頭，直接坐上車等候。

他們三兄弟，我老覺得蠻子可愛些。他也是個機靈的孩子，但沒有他兩個哥哥那樣聰明過頭，目空一切的狂勁。他年紀小小，就沒了媽媽照顧，想來也可憐啦，兩個哥哥不寵他，不多讓這些，反過來老是召喚去，對他沒好聲氣。沈大夫，大人物有大能力，但偏偏也有小毛病，他沒主持公道，合起來還嫌蠻子一天到晚糊里糊塗，這不好，那不好。其實，蠻子有什麼好挑剔的？漂漂亮亮一個孩子，長得胖壯些，又怎麼樣？人有禮貌，有分寸，嘴巴不甜又怎麼樣？他的功課，和我當年是有得比，成績不好，但是蠻子談話、做事，反應也不差呀！

沒了媽媽，哥哥不愛，老爸不疼，都歸究是他功課不好，沒有正經讀書的能耐。這麼簡單的道理，像沈大夫這樣知書達禮的聰明人，也有想不透的時候。他們怎麼不想回來，沒人疼愛的孩子，身心不平衡，讀書怎會專心，功課怎好得

起來？我不愛讀書，情況和蠻子不同，但是這道理，我想得到。

那兩個小子一見蠻子不請自來，居然開了兩頭車門，一人拉一，一人推，硬要把蠻子趕下車。蠻子兩腳抵著椅背，雙手胡亂拍打，哭叫，「給我去一次嘛，帶我出去玩玩嘛——」兩個那麼大的小子，當作沒聽見，拉扯推打，拖狗一樣，還罵他：「你這倒楣鬼，給你去，把水鬼都招來了。」

這什麼話？哪是老哥對待小弟。我看過他們對待同學，哪一次不是慷慨大方地當凱子，供吃供喝，外加出點子遊樂的。我看得發火了，大喝一聲：

「別吵啦，今天我帶你們出去玩，奉陪到底，但是，蠻子不去，我就不去！」

三兄弟楞住，沒聽清楚似的。我趁著火氣，又叫了一次。當然，我是開車，我不去，他們甯想去，但是，我拿他們的薪水，不過是給雇請的人，身份上總是矮一截，這種拿驕叫嚷的話，不趁三分火氣，還真怕說不溜哩。

我當時的表情，想必是夠難看的，才能以氣勢懾人，把那兩個不體恤兄弟之情的小子震嚇住，乖乖上車，沒敢再去拉扯蠻子。他們臉臭，我管他，有事，回來再說吧，反正，帶蠻子出去兜風玩水，我是帶定了。

孩子們終究是孩子，出去就好了，還沒出市區，他們又各個和我有說有笑。

老二說，至少有十年沒到回頭灣了，「有一年，我九歲，讀三年級，老爸開車，我們全家來過一次。那天，太陽好大好大，媽媽在車上幫我們一個個擦防油，全身上下都擦。一車子都是那種香地味道，害得老爸一路打噴嚏，笑說我們要沙灘烤乳豬。哥，你還記得嗎？」

老大坐前座，聽到了，不吭聲，轉頭朝車外看，把臉撇了過去。蠻子倒喜滋滋說話了，「我記得，那味道好香，爸爸打噴嚏，差一點把車子開去沙灘。」

「你才多大？你記得什麼——」老二要他別亂開口，說他一開口，就沒好話，「到了海邊，有一個人不知死活，脫了鞋子就跳下車，很神勇地跑去沙灘，結果呀，沒兩秒鐘，又沒命的跑回來。你知道這個人是誰？」

「是我！」蠻子趴在我的椅背後，大聲宣布：「那個人就是我，那沙灘好燙好燙，跟燒紅的煤炭一樣，把我的腳掌都燒焦了，跟烤肉一樣香。」

我不禁大笑，老大也給逗笑了。

「傻瓜，你少誇張了，」老二說道：「算你運氣好，你還記得那個傻子就是你。」

三兄弟說說鬧鬧，我第一次看到他們這樣熱絡，雖然鬥嘴罵人，我也任他們說去。兄弟，不就這回事嗎？我橫心一想，反正該沈大夫刮罵的，少不掉，既然出來，就兜它個過癮，玩一次痛快。有事，回去再說。

我問老大，準備考什麼學校，是不是讀醫，將來繼承老爸的衣鉢，回來接掌濟仁醫院？

老大沈了半晌，不說話。老二代他回答：

「我老爸要我們兩個都別讀醫學院。什麼都好，就是不要學醫。」

「為什麼？」

「他說當醫生太辛苦了，每天看到的都是愁眉苦臉，全都是些血淋淋的。工作時間那麼長，一點家庭生活也沒有，現在的怪病又愈來愈多，當醫生是很無力的事。他要我們學工、學商、學美術音樂都行，別再走他的老路。而且，誰也別想繼承他的醫院，他說，將來要把濟仁醫院交給一個什麼基金會去經營，他要歸隱山林、頤養天年。」

蠻子說：「你們不能學醫，我來學好了。」

「憑你，功課那麼爛，你作夢也別想。」

「好了，你們都不要吵，你們都不知道。」老大開口了，他扼著下巴的青春痘，我從反射鏡裡，看見他一臉的凝重，大眼睛垂得低低的，想了想，才說：「老爸有他的苦衷，你們都不知道，他當醫生當得很內疚。他是我們台灣有名的外科醫師，但是，卻救不了我老媽，他心理難過，你們知道嗎？」

亮燦燦的馬路，格外刺眼，我戴上太陽眼鏡，抓緊方向盤，把車速慢下來；兜風聊天，幹嘛開得這麼快？

「我老媽是怎麼死的，你知道嗎？」老大問我。

我怎會知道？從來沒人告訴過我。

「我國中一年級升國二的暑假，有一天，吃過午飯不久，媽媽和蠻子一起鬧肚子痛，蠻子拉肚子，拉了一褲子，我陪他們到醫院。媽媽和蠻子躺在急診室，一直喊痛，醫生們要等爸爸來處理。我爸爸正在手術房為一個車禍傷患動刀子，等他出來，媽媽和蠻子打過止痛劑，叫一陣，停一陣，爸爸檢查過蠻子，診斷他們兩人是吃壞肚子，為他們打生理食鹽水。媽媽就在這段時間被延誤了，等到她盲腸破裂，腹腔感染，發現時，已經太慢了，媽媽的血壓一直降低，一直降低，我在手術室裡看著，爸爸帶著一群醫師來搶救，也無能為力，爸爸自己也哭了。」

一車子靜下來，我把車子停在路邊，就在濱海路的某一處沙灘外，我們沒去回頭灣，在那匆匆著馬鞍藤的坡地，坐下來。

沈家老大，長相、談吐和他好得沒話說的功課，都是超水準的。這種少年才俊型的人，不開口就算了，說起話來，當然頭頭是道。我預計他將來長大，肯定是做什麼、像什麼，到哪裡都是拔尖的，我這預估一點也沒錯，他現在是美國的一個拔尖兒物理學家，不知專攻什麼，沈大夫提到他，總說：「我那老大，今年又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候選人。」總是掩抑不住的眉開眼笑。

其實，他們三兄弟，在我看來，也都是一塊材料，即使運氣壞，不討人喜歡的蠻子，也是。沈大夫，沈家老大和老二，各個都是聰明人，他們該怎麼對待蠻子才公平，這還用得著我內外不分的外人來說？

那天，我們四個人在那不知名的海灘野餐、散步、堆沙堡，在海潮的泡沫間涉足。氣氛不對了，我們的游泳褲沒有派上用場。

沈家老大，在那天說的幾句話，也許，和我當沈大夫的私家轎車司機，一當二十年不走，也有關係吧。

談到沈大夫誤診自己妻子的心情，老大說得寬厚、中肯。「這很難怪誰，誰會故意延誤病情？當時，我老爸也太累了，他在手術室為那個車禍傷患開刀，已經站了四小時，精神不濟。蠻子的確是吃壞肚子，只是誰知道我媽媽的盲腸炎會那麼不巧和蠻子的肚子痛，同時發作？我媽知道自己是院長太太，反倒不敢太勞師動衆，強忍著，才會忍出問題。那天午餐的每樣菜，我都吃過，要是我勇敢一點，不管別的醫師在那裡討論成一團，告訴他們，我並沒有吃出毛病，他們大概會早一點改變診察的方向。」沈家老大還說：「你知道我老爸不再進手術房的原因了吧？而你對我老爸，是個信心的再出發。開完你的盲腸回來，老爸的精神出奇的好，你的手術，動得非常順利，而且，後來你的復原狀況，比其他患者都快，這給他很大的信心。你知道嗎？開盲腸雖然只是個小手術，但是對他的意義非凡，你的健康，是他信心的來源。」

不是這樣的話，讓我一時覺得重要起來。只是沒想到，因為當天的住院醫師急事外出，沈大夫臨時出馬，我竟誤打誤撞地結了一個緣，我的生命活力，能間接讓一名停刀四年的資深大夫提振信心，我糊裡糊塗的開朗，也能安慰一個大夫的心結。人心總是肉做的，我怎麼不感動，怎不多多少少有些「使命感」？

4.

半個多月前，是先總統蔣公華誕前後有一天，也是大清早，電話鈴鈴叫，我正和老婆親熱，興致掃了一半。聽是沈家的老公蠻子打來的，說沈大夫在花房摔斷了腿，正在叫痛，這一聽，我整個人都軟了，趕緊抽出來，拔腿就跑。

說是沈大夫不讓他攙扶，硬要我趕去。蠻子在電話裡哇哇叫嚷，我可以想見他那一頭汗的模樣。蠻子就是這副德性，都三十出頭的人了，遇到急事，平常給他老爸說兩句，就沉不住氣的一頭一臉的冷汗，也難怪沈大夫老在我面前數落他，「蠻子這孩子，就是做不了大事，成不了大器，從小這樣毛毛燥燥，誰看他會放心呢？電子器材行那張老闆，看我們老交情，肯讓他跑跑外務，他一家生活有著落，這都值得慶幸了。」

蠻子自小，我就聽慣了沈大夫在人前人後說他這個、那個，反過來說老大和老二怎麼優秀、怎麼好。早先，我一個私家轎車司機，不好應答些什麼，何況，我老爸在我上任前，特別叮囑過，「當人家的司機，好比那些管家、秘書的，儘管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東家的公務、私事，聽到當作沒聽見，知道也裝傻，要是你和人家一句來，一句去的，像個包打聽，你這工作沒三個月，就會給人辭掉。」

我老爸說的，是老經驗的金玉良言，我謹記在心，但是，對於沈大夫說蠻子，我無法硬著心腸，當作不知。

蠻子結婚那天，我帶著老婆、小孩都去了。我知道蠻子的婚禮場面，不會太熱鬧，沈大夫，一張帖子也沒發，而蠻子的同事有幾個、朋友幾個？我是清楚的，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樣。我把我的朋友也邀去，他們不是高尚人物，但各個熱情開朗；我是說，有血有淚的人，才會成為我真正的朋友。

沈家老大和老二，都不回來，他們給唯一的小弟合寄了一張賀卡，一張只有十五個字的賀卡。我不把蠻子當自己的小弟，誰來？喜宴上全都是女方的客人，將來，誰把蠻子當什麼看？

沈大夫是個聰明人，聰明人也有想不通的時候。

我自願充當接待兼總務，我是存心要把場面弄熱鬧些。那天晚上，我存心多喝了些酒，還橫了心，先送蠻子和他的新娘回租賃的洞房，再送老婆孩子回去，讓沈大夫在飯館多待些時候。他嘀咕催趕，我借酒裝瘋，敷衍他，沈大夫是愛面子的人，我擔保他不會當著賓客對我翻臉。

回頭再來接沈大夫時，他氣虎虎地沒等我開門，自己上車，自己碰的關門。我知道他心裡不痛快，有話要說。我就等他帶話頭，我還有一籬筐的話憋著，就等他先開口咧。說是酒氣旺盛也罷，當時，我真是橫心一想，以往他數落蠻子，我哼哼唧唧的沒多說，這一回，我是非說個清楚不可。了不起，我這工作不幹了，話還是要說的。

出奇地，一路上，沈大夫沒開口，連交待我開慢些也沒說。一直回到公館門口，車子進了車庫，燈亮了。沈大夫突然問我：「小陳，你今晚喝了不少，要不要進來坐坐。我泡一杯釀茶讓你解酒。」

我就那樣坐在車裡，劈里啪啦，一骨腦把話倒出來：

「沈大夫，今天是蠻子大喜的日子，我們男方的客人就這麼一桌，你不覺太冷清嗎？老大和老二在美國公證結婚，台北的喜宴，他們人都沒回來，只寄那麼一捲錄影帶在飯館播放，我們照樣席開五十桌，熱熱鬧鬧。蠻子不說，但心裡會怎麼想？」我的嗓門本來不小，借酒壯氣，說得更響亮，而且不打結：「老大和老二，將來還有大前途，我們知道，但是，他們留在美國，不會回來了，你們這父子緣，早在他們出國就淡薄了，將來，還只有蠻子穩靠些，實在一點。」

沈大夫等我說完，沒回半句話，進屋子去了。

我自始至終也沒聽蠻子說過什麼。蠻子的新居，租在沈公館二十分鐘路程的一家自助餐店三樓，他天天慢跑，準六點一刻回老家轉一圈。婚後週年，添了一個小壯丁，沈大夫幫小孫子取名叫效先，蠻子的晨跑，又加了晚間散步，一家三口，回來陪沈大夫坐一坐。

沈效先的眉目，完全是沈家的翻版，才七、八個月大，那機靈的人模人樣，誰看了不想多抱一抱？蠻子說：「效先和他爺爺投緣，哭哭鬧鬧地，一交到爺爺懷裡，他小子竟咯咯笑開了。我老爸有時還會打電話來，要我們抱去給他玩玩。」

沈大夫疼愛孫子，卻寧可自己守著偌大一幢公館，他還是想不開。蠻子沒有亮眼學歷、沒有稱頭的工作，同住一家，客人來了問起，臉上無光嗎？能讓沈大夫引以為榮的人，遠在天邊哪，他們的光，能照得這麼遠、這麼暖？近在眼前的蠻子，實實在在幹一份工作，有什麼丟臉？至少，五、六個孫子，也只有這沈效先抱得到手，是不？

就說那一回，沈大夫在花房摔倒，要不是蠻子定時來探望，他是少不得多挨些皮肉痛。年紀大的人，經不起這麼一跌一摔，痛得格外厲害。蠻子太緊張；忙亂了手腳，其實，沈大夫只是扭了腳踝，閃了腰。

那天早上，蠻子幫我把沈大夫攙扶上車，沈大夫還不放心。那一回，他回濟仁住院，方便是有的，但是那些擦身子、上廁所的事，要是沒蠻子那蠻力侍候，他那六尺高、八十公斤重的山東漢子體型，換了人來，沈大夫都得多嚐苦頭。年

輕的醫師、護士對他這位前任院長，仍客氣三分，全套的檢查、局部熱敷冷療，都盡心盡力，但是，脫褲子、換衣服那件事，反倒又有些不自在。「這一回，多虧是蠻子，他現在做事，是穩重多了。」有一天我去看他，沈大夫對蠻子的電子器材行老闢說：「他那老婆，一個鄉下女孩，也挺懂事的，端茶、削水果、燉了那些中藥來，那黑漆漆地藥湯，我是喝不來的，但是她心意到了。我那小孫子可開心哪，也不知誰教他的，想幫我按摩，我們這沈效先，你見過吧？」

沈大夫肯說半句蠻子的好話，別人怎麼想，我不知，我可開心。

5.

沈大夫邀我們全家，到他的花房晚餐，我這個最擅猜燈謎的人，卻沒猜中他的緣由，除了，我得作客兼打雜。天沒黑，老婆和孩子打扮得像是年初二回娘家。她一身珠光寶氣，老大穿公主裝，老二那一身，簡直像小花花公子。我老婆還依照清單，中午之前就備妥了一些大件小包的不知什麼東西，當等路，要帶去。

我們一家子到了沈公館，沈家裡裡外外亮得像個燈籠，那玻璃花房，尤其亮得耀眼。老實說，這二十年來，我還沒見沈家這等光景，亮得這般喜氣。

蠻子和他老婆出來迎接，堆得一臉笑，「我們就知道你會早來，把燈全開了。我在花房加裝了四盞燈，你看怎麼樣？」

「沈大夫呢？今天是什麼日子，這樣隆重？」

「我老爸和效先在花房裡玩，還有事要找你呢，」蠻子說：「今天沒事，他開心嘛，找你們一家來聚一聚。待會兒你是有點事，我老爸想把他那些寶貝蘭花換換位置，我動手，他還是不放心，非得等你來搬不可。」

「他真看得起我。是不是還有美國回來的人？」

蠻子大笑！「你問我大哥和二哥？沒有，就只我們這幾個人。」

花房裡，沈大夫抱著效先，兩人都穿得正式。沈大夫見到我來，居然客氣招呼，說歡迎歡迎！

「沈大夫，我來幫你搬蘭花，怎麼個搬法，你交代。」

「好說，好說！」沈大夫笑道：「你別聽蠻子胡扯。養了這幾年蘭花，有小小心得，有些花種讓我費心力，卻老是長不好，不開花，倒是有些不放心的，自己開得挺好。我想，把那幾盆捧心蘭給移去後頭，讓他們去高高在上，這些開得好的蝴蝶蘭、石斛蘭給挪到前頭來。你看看，他們開得多好，」沈大夫指向那一排靜靜在花架高處的盆栽，他說：「吃過飯再說。你做事細緻，幫我動手，把它們挪到前頭，我修枝、澆肥方便些，說不定，將來栽培個新品種出來，你在功勞簿上也記一筆。」

「蠻子也行呀，他和我一塊搬，沈大夫當總指揮。」

蠻子聽我這麼說，一時又催促起來，雙手沒處放似的，直扳關節，羞怯地笑著。

「好吧，你這小陳，什麼時候學得這樣計較？」

我和蠻子搬桌椅到花房來。孩子們陪沈大夫在花房裡說笑，花房裡的老少嘻嘻哈哈，笑聲彷彿從音箱裡傳出來，不太真實，卻是好聽的。兩個女人在廚房裡，也是吱離說話，熱鬧呢！

在車庫前，蠻子突然停下來，雙手撐在長桌上，他說：

「你知道嗎？老爸要我跟房東講，下個月要退租了，他叫我過兩天把東西整理整理，搬回家。」

「哇——」我不禁大叫。

「你別叫這麼大聲，你看這好不好？」

「恭喜你，你們一家團圓了。蠻子，你要發了。」

「你小聲一點行不行？不要老說你家、我家、他們家，我老爸把你我兩家和他，都看成是一家的，」蠻子那張臉，真難看，要哭要笑的，他輕聲說：「他找你來吃飯，就說是『我們一家人難得在一起相聚』，他沒跟你說嗎？」

「是嗎？」我一時也呆住了。猜想，在蠻子看來，我這張臉，也是夠難看的。「沈大夫，怎麼下這麼大的決定？」

「我哪知道？」

沈大夫是個聰明人，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而聰明人終究是聰明人，他總會做聰明事，時間或有早晚，但他最後做的，總是沒錯。

我們再合力扛起長桌，朝燈火通亮的玻璃花房走去。蠻子走得很快，我交代他，「蠻子，別再沉不住氣，那玻璃花房，門窄，小心給這長桌撞歪。你知道沈大夫難得開放，破了一塊玻璃，他翻臉怎麼辦？」

「沒事，基本上問題不大，」蠻子笑問：「你今晚不想喝兩杯？我帶了兩瓶金門陳高來，一九六七年份的。」

「都帶來了，還問我，當然喝！」我說：「不知沈大夫去了會不會害怕？」

「怎能會呢？」

這沒什麼好說的，我大笑，把一張長桌扛著歪歪扭扭，招得花房門口站了一列小孩和老人。有人問道：

「小陳，什麼事，這麼開心？」

是沈大夫的聲音。

「在花房裡吃晚餐，我是頭一遭咧。燈太亮了，我要關掉兩盞，再來一點音樂，情調好一些。」

「你留點體力吧，吃過飯，還要搬花盆咧。」蠻子說道。他笑得開心，我看著蠻子，居然想哭。真是神經！



柯錦鋒

36. 8. 20 生

台灣南投人

台中師專畢業

■經歷／

教師廿三年

■現職／

三重市二重國小教師

■作品／

「爸爸的手」、「種子」、「春在心頭

已十分」、「走過秋的原野」等作品

集

爸爸的三口錦囊

短篇小說組第二名 柯錦鋒

一陣子，媽媽的臉色很難看，因為爸爸的工作遇到危機了。

爸爸在一家製鞋公司當經理，一個月有五萬元的待遇。

爸爸服務的公司，除了生產皮鞋、高跟鞋、休閒鞋，還生產運動鞋。那家公司曾有過輝煌的日子，可是近來走下坡了，公司再不裁員，恐怕度不過難關了。

爸爸在公司服務十多年了，從原先的管理員，歷經副課長、課長、副理，慢慢熬上經理的職位。爸爸是靠著自己的努力，爬上他的寶座的。我們曾以爸爸的表现而驕傲。

可是問題來了，公司的裁員會不會裁到爸爸呢！媽媽勸告爸爸：「邁里，你應當去拜訪董事會那些人，請他們多多關照。」

爸爸倔強地說：「不，我不能去，做人要有骨氣才行。」

媽媽不以為然地說：「在別人的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爸爸望著我們，語氣堅決地說：「我憑能力做事，他們肯定我，就會留下我；他們不欣賞我，我去求他們也沒有用。」

爸爸的脾氣很強，是很固執，也很講原則的人。我們都知道，爸爸會有如此的想法，一定有他的道理。媽媽猶不死心，最後一搏似的說：「邁里，我是為你好哇！」

爸爸的大手一揮，淡淡地說：「不要說了。」

空氣突然僵住了。我可以看見媽媽的臉色變得很尷尬，也可以聽見自己呼吸的聲音。

好半響，爸爸大概為了打破沈悶的氣氛，轉變了話題：「星期天，我們到北勢溪去釣魚，好嗎？」

說到釣魚，讀國小四年級的妹妹最高興了，她高興地嚷著：「好哇！」

「國光，你呢？」爸爸轉頭問我。

「我可以去。」我說。

我今年就讀國小六年級，沒有功課壓力，舉凡假日的登山郊遊、釣魚露營，或是寒暑假的外國旅遊，我都能參加。爸爸和媽媽說，我上了國中以後，功課增加了，還有就讀高中的困擾，恐怕再也無法逍遙自在了。要玩，要瘋，就要利用讀國小的階段。

「莉娟，妳呢？」爸爸徵求媽媽的意見。

媽媽嘟著嘴，似乎餘怒未消，「我不去，我平常在家裏當老媽子打雜，累得要死，星期天，我要在家裏休息。」

「去嘛！不去，我們吃什麼？」爸爸似乎在逗媽媽，希望她開開心。

「媽媽，去嘛！」妹妹拉著媽媽的手，撒嬌地說：「釣釣魚，散散心，對身心有幫助。」

媽媽有點心動了，改口說：「我考慮看看。」

「反正一切都會雨過天青的。」爸爸露出滑稽的表情，「釣魚回來，我請你們上海霸王餐廳。」

「好，就這樣決定。」媽媽笑了，告訴我們，「中午，我們在北勢溪旁吃烤魚，吃飯糰，晚上上餐廳。」

「哇！真好。」我聽了非常高興，我覺得我們的家庭好幸福，好美滿。

二、

上北勢溪釣魚，是值得高興的事。我們上了最寶貴的自然科學課程，舉凡環保、生態，以及人生觀，我們都有深刻的感受和認識。

我想，人人都喜歡大自然，都喜歡登山、郊遊、釣魚、露營等，人人的胸襟都會廣袤，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會變得和諧、快樂，社會上也就沒有爭執的事發生了。

釣魚過後的第三天晚上，爸爸笑瞇瞇地帶著一盒特大的披薩回來了。他吆喝著，「大家快來享受這種美食啊！」

以前我不敢吃披薩，因為我受不了酸、辣的怪味，但是我迷上了忍者龜的卡通影集以後，對於披薩的印象改觀了。

一大盒的披薩，剛好是全家人晚餐的分量。爸爸的設想真週到。

全家人圍在餐桌旁，津津有味地吃著披薩。爸爸的神情非常愉快，他告訴我們：「嘿，晚上去看西藏小子。」

「好吧。」我叫了起來，「好久沒去看電影了，上次本想去看看與狼共舞，您們卻反對我去看。」

「國光。」爸爸望著我，和藹地說：「與狼共舞是部好片，不過片子裏有一、兩個情節不適合你們這種年齡的孩子看，知道嗎？」

我點點頭，我知道大人都是為我們著想。

媽媽提高了聲音，調侃爸爸：「邁里，今天這麼樂，公司的裁員，你沒受到影響吧！」

「嘿，我被裁了。」爸爸朝著媽媽扮鬼臉，「公司重新改組，董事會那班人換了，我不被裁才怪哩！」

媽媽的臉色變了，神情憂鬱地說：「邁里，你沒騙我吧！」

「騙你幹嘛！」爸爸仍然大笑，「好在我沒聽妳的話去拜訪那票人，拜訪他們也是白搭。」

「天哪！以後我們怎麼辦？」媽媽自言自語：「我是個家庭主婦，不是職業婦女，不能幫助家裏，改善經濟。」

「安哪！安哪！」爸爸彷彿不知道憂愁，「六個月的遣散費足夠生活一陣子的。」

爸爸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支票遞給媽媽，「莉娟，妳拿去，我們會度過難關的。」

媽媽遲疑了一下，終於還是收了。媽媽說：「以後怎麼辦？」

爸爸摸著西裝的褲袋，掏出了一只紅色的錦囊，他大叫著：「你們看，這是錦囊，裏面有應付事情的方法。」

「錦囊妙計」，我看過這種故事。真鮮，爸爸怎麼會出這種點子呢？

妹妹說：「爸爸，我要看看錦囊裏面有什麼東西？」

爸爸抿著嘴笑：「這怎麼可以呢？如果你們可以看看，還算什麼妙計呢！你們大家聽著，我要到書房打開錦囊，你們

可不能看哪！」

說完，爸爸拿著錦囊走進書房裡，或許怕我們干擾他，還順勢關上門。

足足有半點鐘吧！爸爸才打開門。走出書房的爸爸，容光煥發，滿面春風地說：「明天，我要去找工作啦！你們為

我高興吧！」

爸爸已經四十多歲啦！四十多歲的人這麼樂觀，還想重新出發，真讓我們佩服。

我真納悶：難道那一只錦囊，是指引他找工作嗎？

三、

晚上七點鐘時，爸爸還沒回來，媽媽有點擔心，說：「孩子的爹，怎麼還不回來呢？」

說「曹操」，「曹操」就到。樓梯間傳來爸爸的歌聲：

「高山青，

澗水藍，

阿里的姑娘美如水呀，

阿里的少年壯如山，

啊……。」

門一打開，就看見爸爸提著一大包的零嘴兒。

「爸爸，您唱的歌真好聽。」妹妹誇讚道。

「真的嗎？有賞。」爸爸脫下了鞋子，便把一大包的零嘴兒放在桌子上。

這些零嘴兒有蘿蔔糕、蝦餃、燕餃、豬血糕等，全是我們愛吃的。

「買這麼多幹嘛？花了不少錢吧！」媽媽在旁邊喃喃咕咕，「這麼晚回來，我們的肚子都快餓扁了呢？」

「你們還沒吃飯？」爸爸似乎大吃一驚。

「是啊！我的肚子在唱空城計呢？」妹妹說。

「對不起，現在我們就來享受零嘴兒大餐吧！」爸爸風趣地說。

餐桌旁，爸爸依然如往常，談興十足地說：

「你們猜，今天我找了幾分工作？」

我和妹妹不約而同地回答：「不知道。」

「嘿，一共找三分工作。」爸爸似乎覺得那是很有趣的事，「第一分工作是應徵經理的工作。」

「經理？」我叫了起來，「有這種工作？」

「是啊！我聽見口試的人吞吞吐吐，又是業績，又是紅利的。」爸爸說到這裏，忍不住笑起來，「我察言觀色，斷定

是拉保險的，我還跟主持口試的人開了一個大玩笑。」

我們默默不語，等著爸爸告訴我們，他到底開了什麼玩笑。

「我告訴那個人，天底下如果有這麼容易賺錢的事，肥水會流入外田嗎？」爸爸說到這裏，好像開了一次惡作劇的

頑童，猶在回味他的傑作，「主持人聽了，氣汹汹地把我趕出來。」

「你壞了人家的大事，人家趕你走是意料中事。」媽媽笑著說。

「我應徵第二件工作，也是被人家趕走的。」爸爸笑咧著嘴，「那分工作是徵求生意伙伴，投資人要出資一百萬元，

生產一種什麼的化妝香水，我看了太離譜了，反將他一軍。」

真不知道爸爸的名堂這麼多。

「我告訴那個人，出資一百萬元太少了，何不投資一千萬元。」爸爸說到這兒，做了一個滑稽的鬼臉，「那個人聽不懂我的意思，對我笑臉相待，等我說出投資一千萬元的人是他，經營者是我的時候，他就趕我走路了。」

「看來，爸爸還是滿機靈的。」妹妹打岔道。

「那裏，這是人生歷練。」爸爸摸著我的頭，「國光，等你長到我這種年齡，就不容易上人家的當了。」

「第三份工作呢？」媽媽的興趣彷彿很濃厚。

「第三份工作是應徵安全人員。」爸爸攤攤手，似乎很無奈，「應徵人員要考伏地挺身、三十分鐘耐力跑、柔道、拳擊，我沒轍呀！」

說的也是，爸爸以前是服憲兵役的，身手也很矯捷，只是近來運動量少了，又喜歡應酬，身材發福了，又有一點高血壓，做警衛工作的確不恰當。

「第三份工作，我自動退出。」爸爸說到這裏，從西裝上衣袋掏出了一只青色的錦囊，說：「看來，我只有打開第二只錦囊了。」

爸爸在書房裏耽擱了半點鐘，出來時，一臉嚴肅地說：「明天，我要去找大頭。」

「啊！」我和妹妹都叫了起來。

四、

大頭是一位大人物，他是我們縣裏的教育局長。

大頭和爸爸是小學、中學的同學，兩個人的感情很好。只是爸爸讀完高中就不讀書了，大頭卻繼續升造，考上師大、教育研究所，得了碩士學位，連普考、高考都通過了，他的職位也由國中老師、督學、課長、主任督學，熬上今天的寶座。

爸爸常告訴我們：「你們要像樣，就要學大頭，他的爸爸是農夫，他有今天的成就，都是靠自己掙來的。」

大頭在牛背上看書，大頭看溪裏的游魚堅定信心，大頭閉戶讀書的種種故事，我們聽了又聽，哼，甚至都可以背誦呢！

我想，爸爸一點兒也不會唬我們吧！因為大頭的確是爸爸小學、中學的同學，大頭也曾摸過我的頭，說：「你叫柯國光吧！國光，多好聽，多豪邁的名字，好好讀書，長大為國爭光。」

「謝謝伯伯的勉勵。」我向他致謝。

大頭也鼓勵妹妹，「麗鳳，多麼美的名字，爸媽希望你長大成為美麗的鳳凰，妳做得到吧！」

「我試看看。」妹妹點點頭。

大頭近來比較忙了，很少打電話和爸爸寒暄啦！大人的世界，我們並不很了解，不過在分秒必爭的社會裏，好朋友一年難得見面幾次，我是可以理解的。

一向有骨氣，也講原則的爸爸，竟然要找老朋友——大頭教育局局長談話，真不知道第二只錦囊是寫什麼的？

傍晚一回到家裏，爸爸已在客廳等我們兄妹了。

爸爸不隱瞞他的挫折，開朗地說：「今天我踢到鐵板了。」

「鐵板？」我不知道爸爸所指為何物。

「唉！」爸爸嘆了一口氣，但是仍然沒有懊惱的表情，「我問大頭局長，有沒有代課教師的缺，你們猜，他怎麼回答？」

「……。」我和妹妹都不說話。

爸爸突然學著大頭說話，慢條斯理地說：「邁里兄，對不起，本縣是有很多代課老師的缺，可是你不够資格，代課老師新規定的學歷是專科學校以上畢業。」

爸爸學的是那麼微妙微妙，聲音、腔調、語氣和大頭簡直沒有兩樣，我和妹妹都笑了，噢，不，連湊上一脚的媽媽也笑得淚水直流呢！

「他奶奶的，」爸爸心直口快，改口說：「聽說我連當工友都要排隊哩！」

「誰叫你當初沒考大學。」媽媽奚落他，「這個社會重視實力，也重視學歷。」

「誰說我當初沒考，只是沒考上師大，家裏沒錢，不讓我唸。」爸爸沒有怨尤，淡淡地說：「都過去了，提那個幹嘛！」

接著，爸爸眉飛色舞地告訴我們，他從大頭那裏聽來的見聞：

「現在的國小老師學歷提高了，全國的師範專科學校都改為師範學院了呢！」

「社會的觀念變了，很多人想當國小老師。目前的國小老師，有不少人是台大、政大、清華、中央、師大出來的。」

「目前的國小，設有許多資優班、啟智班，人人受的教育機會均等……。」

講了足足有二十分鐘吧！爸爸又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只白色的錦囊，他仍舊瀟灑萬分地說：「各位，你們不要煩我，我要打開最後一只錦囊啦！」

躲在書房的爸爸，隔了好久好久才出來。他告訴我們：「嘿，找工作沒那麼容易，我要慢慢來。以後我要照自己的模式來。」

我們聽了都面面相覷，不知道爸爸的葫蘆裏在賣什麼膏藥。

五、

將近有半個月的時間，爸爸每天早出晚歸，到北海岸去磯釣。

磯釣和溪釣不同，爸爸不是釣魚的高手，每天僅帶回少數幾條海魚，但是他卻樂此不疲。

有幾回，妹妹勸爸爸：「冬天到了，要注意瘋狗浪。」

「安娜！安娜！」爸爸拍拍胸膛，保證道：「我是大人，會照顧自己的。」

說得也是，爸爸每次去磯釣，全身的裝備都很齊全，如帶雨衣、長褲、防滑長統鞋、救生繩、救生衣等，因此，我們放心了不少。

有一天晚上，媽媽深鎖著眉峰，和爸爸攤牌，「邁里，坐吃山空的道理你懂得吧！半個多月，你迷上釣魚，說是散散心也罷，但是你總不能一直釣下去呀！」

「是！是！我的好太太，妳說得很對。」爸爸握著拳頭，風趣地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但是你不能一直休息下去呀！」媽媽說到這兒，彷彿要哭出來。

「好吧！明天我就去做自己應做的事。」爸爸說到這兒，神采奕奕，「我要做什麼事，心裏已有譜啦！」

有一個月之久，爸爸每天帶著一大疊的資料和一只大型計算機，進進出出家門。據媽媽透露，爸爸幾乎成為一個市場調查員。

媽媽曾經偷偷跟蹤爸爸，發現他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爸爸曾經到中央市場，注視著來往的人潮，足足有兩天之久。

爸爸到過肯塔基、麥當勞等速食店的門口，清點進進出出的顧客，並低頭作筆記。

爸爸進進出出7、11商店、味全便利商店、萊爾富商店、統一超級商店，有時是買一分報紙，有時買一條口香糖，有時是買一杯可樂。

爸爸到過幾所國民中、小學的校門口，優哉遊哉地看著學生上學、放學。

「孩子的爹，不曉得在做什麼名堂？」媽媽說到這兒，嘆了一口氣，「他再這樣鬧下去，看來，我只好自己去找工作啦！」

「媽，妳跟蹤爸爸，他知道嗎？」我覺得很好奇，問媽媽。

「他怎能會知道？」說著，媽媽自個兒笑起來，「我曾在徵信社工作，跟蹤人的技術是一流的。」

「真看不出來呢！」我讚美著。

「那裏！媽媽做了一個神秘的表情，「我們不要掀底牌，看爸爸在做什麼大事。」

該來的終於來了，那天晚上，爸爸興奮的告訴我們：「我找到了，再半個月，我就有工作了。」

「什麼工作，爸爸。」妹妹迫不及待地問著。

「開文具行。」爸爸的眼睛眯成一條線，「店舖、保證人、資金都不成問題，我保證日進斗金。」

哦！我以為是什麼大事業，原來是做小本生意。」媽媽似乎有點洩氣地說。

「莉娟，妳不要小看開文具行，市場的調查我做過了。」爸爸發表高論，「那個地方地段好，附近學校、機關林立，好好做的話，收入一定可觀。」

「好吧！隨你去做吧！」媽媽說。

爸爸的話錯不了，「誠實文具行」標榜誠實，童叟無欺，加上爸爸為人熱心，第一個月的營業額就高達三十萬元。三十萬元的營業額，扣除成本和房租、水電開銷，盈餘還很可觀呢！

媽媽笑歪了嘴，「邁里，真看不出來，你的頭腦這麼好。」

「嘿，好好經營，以後的業績會更好。」說到這兒，爸爸拍掌大笑，「說起來，都要感謝那三只錦囊呢？」

「三只錦囊，」我的好奇心來了，問爸爸，「我可以看那三只錦囊裏面的東西嗎？」

「可以！可以！」爸爸進去書房，把三只錦囊拿出來，說：「你們現在可以打開來看。」

我打開第一只紅色的錦囊，裏面有一張紙條，寫著：「跌倒了，自己爬起來。」

妹妹打開第二只青色的錦囊，一張精美的紙條飄了出來，上面的文字是：「失敗並不可恥，再接再厲。」

媽媽打開第三只白色的錦囊，抽出字條高聲朗誦：「機警沈著，求人不如求己。」

剎那間，我們都明白了：爸爸是一個樂觀積極，遇事能面對現實的人。

我好興奮，也好驕傲，以後我長大遇到困難時，也有自己的三只錦囊哩！

爸爸突然唱出「明天更美好」的歌，我們跟著唱，全家沉浸在快樂的氣氛中。（完）



陳玉貞

45. 8. 14 生

台灣省彰化人

靜宜女子大學畢業

■經歷／

教師

■現職／

家管

■作品／

「流浪的雲」、「相見歡」、「愛，這般寂寞的容顏」

我在別人和自己的影子裡看見寂寞

短篇小說組第三名 陳玉貞

畫眉是我的名字。我的工作就是「老人看護」。

看護的對象，何能爾先生，今年七十歲。

何先生因為一些說得出口的理由和說不出口的難處，他的獨子、媳婦，像似天邊雲兒，緩緩飄浮，愈飄愈遠……因此，你可以想像，老先生有一張孤獨寂寞的臉和很多很多的嘮叨。

他最喜歡談論的話題是老妻在世的種種好處（談到老妻，口氣有點淒酸）。

最大的無奈是兒子工作忙。每次去兒子家做客，除了看電視就是看報紙。美屋華廈，安靜像座墳墓……

最常掛嘴邊哼來哼去的話題——上年紀的人像骨董；可惜沒有骨董的身價。

兩年前，老先生不小心在浴室摔了一跤，只好用萬能金錢來「實現」老人的心願——他登報尋求具愛心耐心的看護。條件是供吃供住，另支月薪七千五。

那一年，我二十歲。長期寄居哥嫂屋簷下的原故，我比同年齡的孩子更明白生活的艱辛。當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哥哥只是稽征處小職員，省吃儉用養活自己的三個孩子之外，還得照顧親妹妹的生活費學雜費。是。是不能怪嫂嫂一張秀氣的臉拉得比馬還長。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寄人籬下，「自尊心」好比過時不合身的衣裳，永遠永遠，封存箱底……我累了。笑得乏了。迫不及待地想飛離哥哥的家庭。

住進何宅的第一夜，我失眠……那是因為從來我住的房間，太小太擠。第一次，寬大的床，窗前甚至擺張大書桌……我想起，一直以來，都是臥嫂嫂的縫紉機上做功課，窄小的客廳且有三個小男孩嬉笑哭鬧。一夜之間，像灰姑娘似地，我得到了夢寐思之的玻璃鞋。心情當然跌盪不能自己。

由於我不曾有照顧老人的經驗。一開始，雞手鴨腳，錯誤百出。

老先生口味平淡，我泡的茶太濃。煮的湯、燉的肉都不合他口味。一老一少，個性、生活習慣，風馬牛不相及。我適應他，他忍耐我。說穿了，就是拿出「哥倫布精神」，才能在陌生家庭立足。挨罵兩句好像家常便飯，我例常地泡茶、燒飯、洗衣、拖地。時間到了，提醒老人吞服藥丸……

當然，像所有年輕人一樣，一有空，我也會想一想前途問題和渺渺茫茫的願望。想多了，氣血虛弱，三天兩頭的關失眠。

這天深夜，失眠的我，突然聽見老人房間傳來悶濁的嘆氣聲。寒流來了，氣溫下降至十度左右。我警覺性地支撐起身，站老人房門，「咚」「咚」輕敲兩聲。

推門走進去，我看見懶懶躺床上的老人，用兩道冷冷的眼光盯著我。巷口的街燈從他床邊的窗口射進來，我趕緊替他拉攏窗簾，加蓋一條毛毯，又倒了杯熱茶。

老人虛弱地坐直：「唉。服了藥，不知怎地，卻又睡不著……」他握著白瓷茶杯的手，簌簌發抖，我機伶地接過杯子湊近他唇邊。

老先生「吁」一聲說：「年紀大了，我的手總是抖不停。一來不願掃別人興，另一半原因是自卑，漸漸地就不喜和親戚朋友一起吃飯了。」

是呀。我的教授也說過類似的話：「不管人們想出多少動聽言語抒解老人落寞的心態。然而，頸縮背拱、齒搖髮禿，總是非常悲哀的事實。想想看，美食擺眼前，咬不動了。想玩，精神有限體魄虛弱……還有哩。今天剛送王五的葬，後天又去醫院探老趙的病……清夜夢迴，怎不傷神呀。」

二十歲的我，大把青春握手上，說什麼「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理解程度，端地有限。我會被老人無邊無涯的寂寞所震撼，還不是年輕人那顆善感的心。

自此之後，當老先生吞藥丸，我一粒粒塞進他嘴巴。不必趕去夜校上課的星期天下午，老人坐露台乘涼，我執起他枯瘦的手仔細修剪指甲……漸漸地，老人和我說話是帶點商量的口氣。偶爾也會告訴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如意。

根據我旁觀者清的立場，老先生的不快樂來自他太重視兒子媳婦對他的態度，以致於稍不如意，傳統觀念便成為衡量年輕一輩言行舉止的那把尺。副作用是親子間的距離，愈來愈遠。自我工作以來，不曾看見何能寬夫婦前來探望老人。

當然啦。上年紀的人，平安喜樂就是享受天倫。老先生的盼望一次又一次落空，失望成為習慣之後，他便悍然地將所有不愉快，一骨腦推到「那個女人」身上。

「那個女人」不是別人是他獨子的媳婦兒。

以老先生之腹，度媳婦之心，你應該知道，為什麼有句話叫「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因此，當老人「嗯哼」「嗯哼」罵媳婦時，我呀，乖張地捏了個藉口溜進廚房泡杯菊花茶降他的火氣……

我把聽來的資料大致整理一下：這位不曾謀面的何能寬先生，從小都是讀一流學校。何氏夫婦寵溺他的程度，是銜嘴裡怕溶，捧手心怕飛……

偏偏半路殺出一隻狐狸精。小何先生在醫院實習時，例行工作是替病人量血壓。有一天，他走進301病房，背對著他的一位護士正替靠窗口病床的婦人打針……

但聽見婦人用艷羨口氣大聲讚嘆護士小姐的肌膚，細膩結實光亮滑嫩……他好奇的回轉頭，印入眼簾的是一張白淨俏麗的瓜子臉，風情萬種的朝他微微一笑（唐伯虎從此遇見秋香了）。

何老先生感嘆地說：「這是兒子誤入歧途的第一步。」

何能寬現在是鼎鼎有名的婦科權威。因此，小護士做了何太太之後，便成了所謂「嫁得好」的那種女人。她的故事讓我想到，美貌的確是上帝賜予女人的最佳通行證。別笑我俗氣，往上爬的梯子那麼多，生存各憑本事……有人能力突出、有的家世顯赫、有的擅逢迎會察言觀色、有人天賦傾國傾城容貌……

今天的何太太，集富貴榮華於一身，那是人家八字生得不平凡。有句話說，「英雄莫論出身低」，可惜老先生並不這麼想。一來他嫌棄媳婦的娘家在夜市賣檳榔，上不了枱面。二來他擔心媳婦會拿兒子辛苦賺的錢回去貼娘家。因此，早幾年，老先生身子骨還算硬朗時，每到兒子醫院，一定目光如炬的坐鎮病房。這一來就應了句古話——「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何婦產科醫院的女主人，三天兩夜丈夫耳畔告「枕頭狀」。大醫生被吵得心煩意亂時，會怎樣處理這事呢？你當然猜得出。

自此之後，老先生和媳婦，裂痕日深，相互猜忌。

有一次，我聽見老人對前來說服他改建大廈的建築公司負責人，大聲喝到：「你是能寬小學同學呀，攀我兒子交情沒用啦，所有的不動產都登記我的名字。」

老人是因為失去安全感才如此虛張聲勢吧。也許，養兒是為防老，今日的獨居更增添他晚年的悲劇性。總之，相處時日久了，老人的脾氣，我是摸得一清二楚。他不是不好相處，只不過毫不掩飾讓我看見年老帶來的恐懼和因金錢產生的計較與爭執罷了。

入秋的一個夜裡，放學的我，一踏進玄關，猛地聽見「咚」一聲，嚇得我飛奔進浴室，當我扶老人坐直時，手上有

涼涼粘粘的液體。

血，血不斷從老人撞到瓷磚的腦後勺湧出來。

慌亂的我，毫不猶豫拿起電話通知何大夫。

老人很快被安排住進醫院。打針敷藥還必須觀察有無震盪。

這也是，第一次，我有機會，看見美麗的何太太。說「看見」嘛，不知恰不恰當。因為，從頭到尾，人家可沒瞧我一眼哩。

直到何大夫開了尊口，我才明白，原來是賢伉儷對我的工作表現頗有微詞。何大夫怒責我：「怎麼搞的呀？照顧老人的結果是頭破血流……」

拿人家錢就要做足一百分。沉默的我，站病房裡任憑女人有一句沒一句的發牢騷。突然想起老人說過，何婦產科醫院的護士，一早醒來必須像軍隊似的站一排聽「先生娘」訓話……媽的。真有一套，大概人家天生是開起門來做太后的命。

一直悶不吭聲的老人，突然譏諷說道：「喂。閉嘴行不行。『開心』嘛，掛在嘴邊多容易。在生活上對我伸出援手的是畫眉不是妳……」

女人的笑容，因為老先生冷峻的言詞，迅速凍結在半空中。她冷冷看我一眼：「是嗎。這位小姐，多謝妳高貴的同情心。」

我與何太太，第一次見面就不歡而散，甚至變成他們親人爭執的話題，不知道誰的錯。

双十年華的我，另一件不如意的事，是我愛上了同班同學英海若。

大夥兒管海若叫「浪子阿海」。浪子在西餐廳唱歌。我苦惱是因為海若對我時而冷淡時而熱情。當感情升到沸點時，海若會站月光下深情款款說道：「寶劍贈俠士，所以我的玫瑰要送美人。」

「愛情」兩字，寫在一朵一朵嬌艷的玫瑰上。然而，花瓣很快的，紛紛揚揚灑落一地。活潑外向的海若，生活中從不缺的就是「滿樓紅袖招」。而我的需要，正是一切戀愛中女孩的需要——一個專注深情且有大量時間陪伴我的男友。

初戀的我，自然而然地將幼年時代欠缺的溫暖和擁抱以及少女歲月的綺麗夢想，像山洪般滾滾傾瀉在海若身上。愛他的方式是為他張羅吃的喝的穿的，並且一有空就到處打電話追踪他……

海若說：「妳呀愈來愈像我媽。這不准那不准，煩死啦。」

海若的一顆心早就玩野了。因此不願我對他的生活有太多意見。奈何成長的背景，使我嚴重欠缺安全感。對我來說，生活中快樂的兩件事。一是愛情。二是賺錢。

我把工作收入一點一滴存起來。當存摺上的數目不斷增加時，我感覺自己的前途也就充滿了希望。以我的主觀，實不能明白，三百六十行，為什麼海若要選擇在掌聲中討生活呢。

歌迷們的習慣是一窩蜂捧偶像，變心的速度比換衣裳還快。昨日舞台上風光的主角，今天就成了王謝堂前的燕子。如果唱歌只是海若的興趣，倒也罷了。但那是他的工作……

海若又愛呼朋引伴。說笑交際。搶著和人付帳單。他過日子的方式完全不符合我的生活計畫，我卻毫無道理喜歡上他了。他那充滿自信的神態。桀驁不馴的氣質。優美緊抵的唇部線條，使我深陷羅網不能自己。

永遠記得迎新晚會上，我的吉他和他的激昂高亢的歌聲搭配得天衣無縫，好像伯牙遇見子期，從此寫下情誼的第一章。愛情的第二章，玫瑰、歌聲，另有一肚子的酸風妬雨。

我不知道我打電話去西餐廳時，接電話的年輕女孩說什麼。她「哼」一聲，輕蔑地笑：「算啦。每位打電話來的都自稱是海若的女朋友……」

她的話像炮烙般燙傷了我的心。我並不是不知道熱情大方的女歌迷，醉翁之意不在吃西餐。但，陌生的她，如此不留情面潑我冷水……

這天也是老人出院的日子。掛斷電話後，我走進廚房燉魚湯，我一會兒在地板絆一跤，一會兒又打破玻璃割傷手。要初戀的我，學習控制情緒多麼困難呀。當然我無法集中精神做好每件事情……

把一切經過看在眼底的老人，嘆口氣說：「愛者，礙也。畫眉呀，想開點吧。」

想不開又如何？即使我留了話，海若也不回電。很明顯，我在乎他遠超過他在乎我……

偏偏他又三天兩頭的缺課，想找他把事情問清楚，還真得記性好耐心足。戀愛中的情侶，一碰面就吵架，吵久了，也十分的乏味……

因此，自我認識海若以來，眉宇間總浮著一絲揮之不去的輕愁，且有愈來愈沉默的傾向。一個下雨的黃昏，老先生權威似地下定論：「活到我這把歲數，虛情假意再也瞞不過我雪亮的眼睛囉。」

「是嗎。」我放下筷子，望著呼嚕呼嚕喝湯的老人，學他口氣老氣橫秋說：「年輕人嚮往愛情，老年人享受天倫，偏偏至親至愛的人，總是用不在乎的方式影響我的情緒……」

老先生瞪我：「如果不能改變他就遷就他，一天到晚哀聲嘆氣算什麼。」

旁觀者清。看別人事總是容易些。老先生接下去說：「妳呀妳。看看我媳婦，人家有本事在何家屋簷下稱后，怎麼妳卻連男朋友的心都抓不牢。」

是呀。我是沒出息。我從來不是那種有辦法的女人。從前住哥哥家，嫂嫂多噴幾口水就能淹死我。現在出來做事，社會上的女議員醫生律師有愈來愈多的傾向時，我卻還像老式的女人一樣，做的是出賣勞力的烹煮洗滌。再看班上女同學，莫不被拜倒石榴裙的那位小心翼翼呵護之，唯獨我，一曲定情後，男友從此神龍見首不見尾。天啊。莫非真的各人有命。叫畫眉的人不知畫眉長什麼樣子，叫我說什麼好？

終於，有一天，三月向晚的黃昏，天空飄著鵝毛似的細雨。一踏進校園，我就看見海若坐在學校禮堂的屋簷下……我的心像一壺滾沸的水，是停下脚步和他打招呼呢？或是賭氣來一招相見爭如不見……

自怨自艾了半秒鐘。海若已經一蹦一跳閃到我面前，笑嘻嘻握住我的手叫一聲：「畫眉妳好。」

低下頭去，發現他塞進我手中的是一卷錄音帶。這時，滑過臉龐的是淚水或雨水，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的一顆心，沒出息地撲通撲通跳不停……

海若把手搭我肩膀，一本正經說：「熬夜譜了一首曲子送妳當生日禮物喔。」

歌名叫「三月向晚的黃昏遇見畫眉」。錄音帶裡海若自彈自唱，略帶鼻音的唱腔，是如此形容不出的性感和感性……翹課窩在海若公寓的我，甜蜜蜜坐地上，一遍又一遍聽他唱情歌……如果時光永遠止於這一刻的話，如果君心似我心……

奈何夢夢醒醒，只需一通電話。

一位叫「夢夢」的女歌手，在電話中嬌啊的叫聲「海若哥哥」，耳中塞進兩團棉花，還是聽見女郎銀鈴似的嬌笑。我像一細柴似的靠壁角僵硬的坐直。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海若終於放下電話，轉過頭一笑：「喂。妳別誤會。我們在交換意見啦。」

當海若湊近前吻我的同時，鹹溼的淚水，一顆、兩顆……吶喊吶喊掉下來……三月向晚的黃昏雖然遇見畫眉，奈何雨呀總是落不停……

海若送我回何家時，我很詫異的發現巷口停著何醫師的車子……一進門，坐何太太身邊三位清麗的小女孩，不約而同用滴溜漆黑的眼珠子上上下下打量我……

老人和何醫師都紫漲著一張臉孔，似乎剛才才有一番劇烈的爭吵……我一溜煙跑進廚房泡茶，又拿出糖果餅干招呼小朋友……

何太太趁機轉變話題，摟著大女兒輕笑：「鋼琴老師讚仙仙音感很好。小小年紀就有大將之風。」才說著，矛頭轉到我身上：「爸爸誇妳做事盡心盡力；可惜，妳呀，不會彈鋼琴。要不請妳當仙仙的音樂老師我也放心。」

我不知人家說這話是褒是貶，便故做輕鬆笑道：「是呀。如果我生在正常家庭，自小有父母細心呵護，相信我也會有機會跳芭蕾舞鋼琴。」

老人接下去說：「從前我不管能寬有沒有興趣，一定逼他拉小提琴。以我過來人的經驗，奉勸兩位，學琴的動機應該要陶冶氣質不是裝飾身分……」

何醫師把放茶几上的文件，略微整理一下，輕拍何太太的手，說：「走吧，讓爸爸休息了。」

何太太討好似地湊近老人身邊，愛嬌說道：「爸爸呀，我又懷孕了，是男胎吧。」

活潑的小女孩，追趕跑跳碰的上了何大醫生的賓士轎車，隔一層玻璃向爺爺揮舞著彈鋼琴的小手。一聲BYE—BYE，

血濃於水的親人，瞬間幻化成模糊的黑影……

我知道這棟深宅大院是老人至為心愛的財產。因此，當老人懊惱地告訴我大醫師此次前來，是想說服他改建綜合醫院時，難怪他二人會爆發激烈的爭執……

不瞞您說。自此之後，何氏伉儷前來探望老人的次數，漸漸多了起來。我這才發現，金錢真的未必能夠買到快樂。從三姑六婆口中，我知道何大醫生綽號叫「開刀王」。但凡女人一住進他醫院，就被勸說剖腹生產。當年拉小提琴的手，現在穩穩握著手術刀。熱滾滾的鈔票像雪球一樣滾了進來之後，同時也吸引了俏護士青睞的眼光。風流醫生偶一不慎，護士小姐就珠胎暗結；雖然最後都用金錢「遮羞」了事。驚弓之鳥的何太太，從此變成一隻嗅覺靈敏的狼犬般守著醫院守著老公。一發現蛛絲馬跡馬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解聘護士。

這一來，她永遠忙著訓練新人手，當然也失去許多做人的樂趣。

我下這樣的結論不是憑空捏造。有一次，她聽我說哥哥養了三個小壯丁時，雙眼流露出強烈的羨慕，以致於我不得不安慰她：「可是仙仙姐妹好漂亮喔。將來有資格摘中國小姐后冠吧。」

何太太若有所失的嘆口氣：「女兒怎能跟兒子比。」

年輕的我，沉不住氣，咂咂嘴就說：「從前的人，養兒防老。社會時興父業子繼，所以要生兒子。現在這些理由已經不存在啦。所以，女孩男孩一樣好。」

何太太白眼我：「妳懂什麼。」

別怪我說風涼話。老先生也是有兒子的人，日薄西山的暮年仍然無可避免的面臨孤寂的威脅。至於我哥哥，他是傳宗接代的大功臣。但是生活壓力那麼大，自願已經不暇……

所以說，女孩長大會嫁人，兒子同樣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反正都只能陪父母一段路嘛。除非。除非妳是老式女人，在妻妾成群的深宅大院，必須生出兒子才能鞏固一己的地位。

當然我沒把這話告訴何太太。我年紀雖輕，已經知道熱心和好奇心必須適可而止。尤其這是別人家務事，不可以陳述太多私人意見……

至於說到大醫生……

有句話說「良相良醫」。醫生受人尊敬是因為他有救苦救難的能力。可是，據我觀察，大醫生眼中只認識白花花的孩子。他最大的興趣是統計手術房開刀的人數。有一次，我聽見他深深嘆口氣說：「最近醫院的生意不好喔。」

明人眼前不說暗話。這年頭，行醫好比做生意。大醫生忙著割女人子宮在女人肚皮劃一刀，口袋麥克麥克之後，接下來就想求名啦。

何醫師對就選民意代表流露出強烈的興趣。他「不惜重金禮聘城裡最著名的造型設計師做「形象設計」」。打出的「形象牌」是「親切。穩健」，強調的是「我辦事，你一定放心」。海報中的相片，醫生高舉雙手擺出V字形

的勝利姿態……他對選民承諾的項目還包括興建綜合醫院嘉惠貧民和勞工朋友哩。

春風很快吻上我的臉。大醫生現在好像「張老師」，會主動和我打招呼，並且關心的問我功課忙不忙啦。有沒有男孩追啦之類的話。不過，他最終的意思是拜託我向同學拉票啦。

大醫生栖栖皇皇的為國為民，又要再接再厲讓太太生兒子……有子若此，人人夢寐以求。為什麼老先生一天到晚皺緊眉頭呢。

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坐在昏黃燈下寫報告，老人靠藤椅看登了選情花絮的報紙。咕咕嚶嚶的，要非常注意才聽清楚他喃喃罵道：「有嗎。我說過同意改建醫院的話嗎。」

我放下筆，鼓足勇氣說：「好可惜。這一來，爬著牽牛花的籬笆會很快拆除囉。」

老人怔怔的瞪著天花板說：「畫眉，人老之後，要活得快樂有尊嚴，必須許多因素配合，妳知道嗎。」

我沈默的低下頭去……

老先生偷偷擦拭眼角的淚水，蒼涼的說：「將來我走了，這一切，不都是寬兒的嗎。他要這塊地建醫院，我是應該大大方方給他讓他開心。不過，我不能沒有自己的錢呀。如果有一天要伸手向寬兒拿生活費的話……」

我想了片刻，審慎地接口：「我的教授說過，老先生和老太太，一要經濟獨立，二得身體健康、三是能有體貼心意的孝順兒孫。這是晚年幸福快樂的重要因素。」

老人點一點頭，這時，不知是誰站門外急躁的按電鈴，我趴在門縫左看右看，發現那人穿一件明媚的襯衫，我激動的打開門，撲進海若懷中。

海若哇哇叫：「喂喂。我這麼有魅力嗎？」

我笑嘻嘻拉著他的手，說：「請進請坐。」

海若拼命搖頭：「哦。不。妳叫我和屋裡的老頭說什麼呀——是。老先生，別激動。小心您的假牙掉下來……」

哼。促狹鬼。打他一下手心，我的眼睛笑成一條縫。

海若興高采烈的嚷著：「喂。校慶晚會我唱壓軸喔。」

大概是我常年和老人為伍的關係吧。我不是很能接受海若近乎咆哮掙扎誇張扭曲的舞台表演。我用眼睛告訴他不敢說出口的話……

海若沒有得到期待中的共鳴，「哼」一聲，說：「妳呀怕失去我。妳嫉妒我出風頭，是不是？」

真是天大的誤會。

海若的俊臉，逼得這麼近，猛冒的火氣，毫不收斂。走呀走的，不知不覺來到一片空曠的建地旁。

我仰起臉，搜索枯腸說：「不是這樣的。海若。散場後，大家都會回到自己的世界。紅男綠女的掌聲好像過眼雲煙，你認為重要的東西，在我來看，並不值得嫉妒。」

海若已經沒有先前那麼激動了。但是，他的語氣充滿了遺憾：「我承認自己愛出風頭。不過，妳一天到晚關屋裡守著那老頭，妳不知道，現在多麼流行唱卡拉OK，可見站台上表演，獲得熱烈喝采和掌聲，是每個人潛意識中存在的欲望。」

這番話，勾起了我的心頭恨。我想起有一次，海若請我和班上的豬朋狗友去西餐廳「享受氣氛」。但見他和一位大方嫵媚的紅衣女子含情脈脈的對唱情歌……我低下頭，看自己一身素淨的雪白，莫名其妙地自卑了起來。

是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戲。我呢。我有嗎？

海若見我發呆，大聲叫我耳畔叫：「不要為難我的同時也不要為難妳自己，好嗎？」

罷了。看一眼夜色中瑰麗眩目的霓虹燈，忍不住文縷縷說：「愛情好像大熱天吃冰淇淋。甜蜜的冰淇淋，溶化後的真面目是一灘水漬喔。」

「噢」海若突然拉起我的手，興奮的往前跑：「畫眉妳看，有人在放鞭炮吔。哇。是大醫生的競選總部。」

劈哩啪啦的爆竹響起，好像得意人的達達馬蹄聲……老先生知道了，在不在乎呢。高不高興呢。

當我回到屋裡的時候，老人正在翻看一本發黃的相簿。我用眼角悄悄的溜著。呀。流逝的歲月被緊緊夾藏在相簿中。

年輕時的何能爾先生有一張英俊神氣的臉，坐何太太懷中的是頭角崢嶸的小能寬……

這天晚上入睡前，我一直聽見老人時斷時續的咳嗽聲。閒事掛心頭，只好掀起被子趴在窗口往外看，呀。這是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我在別人和自己的影子裡看見了寂寞。



屠佳

34.5.27生

浙江慈谿人

■經歷／

上海電影專科學校動畫

系畢業

■現職／

宏廣公司原畫師

■作品／

「河邊村莊」——「亞洲週刊」短篇小說

說賽第一名

「黃婆婆」——聯合報第十屆小說獎

極短篇小說獎

淡出

短篇小說組佳作 屠佳

清水般的月光灑在一堵堵青灰色的磚牆上，除了巷口的老柳樹偶而發出的沙沙聲，整條燈盞巷靜悄悄。柳樹已有百年樹齡，是清朝的張舉人親手種植，張舉人早已埋葬在會稽山下，只有老柳樹垂下數不清的枝條，在早春的深夜裡搖過來，又晃過去。

燈盞巷的所有屋頂都鋪著黑瓦片，屋頂的四個角微微翹起，秀麗又挺拔。住戶們在房頂上擺著各式瓦盆，清一色的種滿了蔥，屋頂上擱置種蔥的瓦盆是這個江南小鎮的民間風俗，連文化大革命也找不出打破這些簡陋器具的理由。勤儉的主婦想在炒菜時放些蔥花，上閣樓推開天窗，一鉤手就能掐一段。

蔥葉在月光下拖出淡淡的影子，像極了水墨畫。已經是下半夜，除了朱老太太，小巷裡的居民全都進入夢鄉。

朱老太太在木板床上輾轉反側，伴隨她多年的爛熟木床已經發不出任何聲音，閣樓裡有「噯、噯」的嘆氣聲。

朱老太太白髮凌亂，眼睛瞪得像銅鈴，此刻想到的是已經去世三十多年的朱大金，真希望朱大金現在就躺在身邊，重新講一遍她已經聽了無數遍的蘭花故事，然後要丈夫幫她把多年來辛苦創造的光榮事迹整理出來。朱老太覺得，她的成就，一點也不會輸給那個北方老太婆。

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下時，一顆流彈打在朱大金的腿上，這個河北籍的參謀長被迫留在沈鎮養傷，醫生說：只要靜養，傷口會癒合得很順利。小時候讀過《千字文》的朱大金開始留意起窗外的風景，在南風的吹拂下，鑒湖堤岸上的成排柳

樹醉酒似的搖擺擺擺，晚霞染紅了西天。夕照漸漸暗淡，千萬根垂柳的枝條仍在不停飄盪，他的心裡充滿了溫暖。朱大金在病床上讀到「祖國走向共產主義大道」的報紙社論，等腿傷治好，就地復員留在鎮上的紡織廠當保衛科長。

改朝換代不僅給紡織女工帶來新鮮感，也給她們帶來新希望和歡樂情緒。朱老太的本名叫黃蘭芬，那年二十九歲，也混在紡織女工的業餘歌咏隊裡大聲歌唱：「勝利的旗幟嘩啦啦的飄，歡天喜地迎解放，祖國跨上千里馬呀，共產主義錦繡前程萬丈光芒，嗚呀呀得兒喂呀喂，錦繡前程呀萬丈光芒。」

唱完最後一句，全體歌咏隊員要同時做一個高難度的動作。先是往上一個小彈跳，然後「兵」的一聲，兩腿一字形劈開緊貼舞台地板，腰部以上保持挺直，拿在手裡的道具步槍仍舊指向前方，這個姿勢帥透了，必須停留五秒鐘不能動。黃蘭芬氣呼呼的咬緊牙關堅持著，一連串從「乒乓兵兵」的聲音中，她知道別的女工的著地動作都不整齊，平時放工後的賣力訓練沒有起到作用，由工會出錢買的夜點心都是白吃的，每次都是一碗餛飩哪。現在除了黃蘭芬，別的女工的身上又開始亂抖起來，她從眼角瞄了一下同伴，擠出一絲笑容，帶著輕蔑和驕傲。這些都被坐在第一排的朱科長看得清清楚楚。

工廠的大禮堂一片掌聲，廠長和各級科長步上舞台和業餘歌咏隊員們握手，黃蘭芬發覺有人在握手的同时用指頭扣她手心，定睛一看，原來是濃眉毛的朱大金。

那時候，紡織廠的職工宿舍才開始打地基，朱大金表示不能再等，廠長在靠近廠址的燈盞巷找到張舉人的老房子，動員八個男工日夜開工，讓已領到結婚證書的朱科長和黃蘭芬儘快搬進去。

張舉人的後代到那兒去了？誰也講不清楚。在解放軍渡江的同時，張舉人的第三代孫子用黃金買了黑市船票，漏夜出走，不知道他們飄洋過海究竟去了什麼地方？

從張家的倉惶出走走到朱大金夫婦搬進，足足有半年時間，空屋沒有人打掃過。成羣結隊的白蟻飛過來，輕易地咬穿以「人民政府」署名的白色封條，在木門和窗檣上鑽出數以千計的小洞。可惜細密的洞窟還不夠深，白蟻們抖落翅膀，正準備大幹一場，被男工們亂踩亂打，立刻化作一灘蟻漿。打開房門，裡面沒有半件傢俱，張舉人第四代孫女練習用的風琴早就被搬到紡織廠給歌咏隊伴唱用，五斗櫥也作為「敵產」在封門前搬到廠長家，連紅漆馬桶都沒有留下。

黃蘭芬挽著朱大金的臂膊，露出失望的眼神，朱大金說：「別難過，別難過，我們的日子會越過越好，要比我在河北省看到的老財主家還要好。」

婚後的第三個月，黃蘭芬就生下白胖小子。

朱大金深愛自己的妻子，剛搬進來時，他留下一扇刻著蘭花圖案的木窗沒有換成新的，雖然窗框上有白蟻加工的痕跡。也是在一個有月光的晚上，朱大金說：「蘭芬，刻在窗子上的蘭花，跟你一樣漂亮，等我們有錢的時候，還要在院子裡種真的蘭花。我小學沒唸完，父母親就要我給財主家放牛，站在牛背上，我看到了老財主家的院子，院子裡的木架子上擱著漂亮的花盆，各式各樣的花甯，一年四季都開不敗。有一天，我看到老財主捧著一個打碎的花盆在哭，嘴裡喊

著：「我的蘭花呀，蘭花呀……」我就是這樣開始認識蘭花的。等我們年老的時候，共產主義社會差不多就到了，各取所需嘛，我們一定挑一幢有大院子的房屋。閒來無事，我會天天給蘭花澆水，還要把花盆搬來搬去，放在木架子上，跟老財主一模一樣。」

「共產主義的美好前景就在前頭，只要我們信仰牢固，一刻不停的走下去，目標就越來越近。」廠長在職工大會上說：「國家正在開展第一個五年計劃，只要經過兩個五年計劃，我們的祖國，就會變得更加繁榮富強。經過四個五年計劃，我們的祖國，就會對世界上所有的貧窮落後國家，提供更多的物質支援，雖然成們的祖國現在已經無私的把很多糧食送給世界上的所有貧困國家，可惜總是供不應求，我們還要努力。經過第八個五年計劃，共產主義的大花園就會在祖國的大地上出現，同志們，想一想，想想這個光輝的日子，我們現在能不興奮嗎？」

廠長差點被自己的講話感動，等台下如雷的掌聲平息下來，他把眉毛擰成疙瘩，用沉重、緩慢的口氣說：「但是，階級敵人千方百計要和我們搗蛋，我們要把祖國建設成大花園，他們卻要開時代的倒車，同志們，這根弦哪，這根弦——」廠長指指深埋在頭腦裡的「弦」，「階級鬥爭這根弦，不能放鬆，千萬不能放鬆，我們要時刻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才能把共產主義大花園建設成功。」

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和大金一起在家裡看蘭花比較好，黃蘭芬坐在聽演講的人羣中暗自思量。

朱大金悶悶不樂的回到家，黃蘭芬把孩子塞到丈夫懷裡，朱大金仍舊是沒精打彩的樣子。

黃蘭芬把溫熱了的紹興酒端過來，大聲說：「聽說桃源坊抓到一個大豆腐，在他家裡抄出十個定時炸彈。」

「不是大豆腐，是大特務。你最好去參加掃盲班，摘掉了文盲帽子，我就會對你講一些革命道理。還有，誰跟你說有十個定時炸彈？」

「托兒所的吳阿姨。」

朱大金生氣地說：「吳阿姨老是偷吃小孩子的糧食，傳消息倒是特別靈。上回我走過托兒所，聽到裡面的孩子哭個不停，跑進去看到吳阿姨和劉阿姨在大口大口的吞吃薺菜粥，薺菜粥是給小孩子吃的嘛，我跑過去看寶兒，寶兒正在啃自己的腳指頭。」

黃蘭芬連忙從丈夫懷裡抱回寶兒，細細察看，寶兒的腳指頭果然有些紅腫。「我明天去跟吳阿姨拚命！」

「犯不著你去拚命，為了薺菜粥的事，我已經到人事科去查看過吳阿姨和劉阿姨的檔案。我們每個人的糧食都是配給供應的，她們怎麼可以偷吃國家分配給小主人翁的口糧？幸虧這兩個人的家庭出身好得不得了，劉阿姨的祖父在舊社會討過飯，吳阿姨三代都是貧農，這就沒事啦。吳阿姨自以為家庭成份好，亂傳消息！蘭芬呀，告訴你，那個大特務已經跳鑿湖自殺了，派出所才派人釘哨他，他就想不開了，半夜三更從後門跑出去，本來還以為他要逃到外國去呢。派出所所長親口告訴我的，那個特務的身份真難查，一點線索都沒有，定時炸彈的線索也斷了，在他家連瓦片都翻遍了，抄不出半個定時炸彈。你不要再傳給別人聽呵。」

朱大金喝完酒，撥弄著碟子裡的茴香豉，繼續說下去：「雜貨店裡倒是真的抓到一個壞人，聽說他老是在兵營附近磨牙齒，上下兩排牙齒還磨個不停，有人說他在牙齒裡裝了一個照相機，把解放軍的人數，槍枝統統拍下來了。也有人說，檢查過他的牙齒，並沒有裝照相機。對著解放軍咬牙切齒的人，不是階級敵人，是什麼！」朱大金嘆口氣，說：「我們紡織廠的四百個員工裡，到現在為止，還找不出隱藏的階級敵人，能叫我不著急？」

黃蘭芬參加了職工夜校的掃盲班，夜校女教師是從部隊文工團復員的，曾經演過歌劇「白毛女」，扮演過白毛女的女工隊員多得數不清，戰爭勝利後，絕大部份都復員當了地方幹部。女教師的聲音很甜，只是下巴極短，像是被銼刀修理過。這麼短的下巴也敢在台上又唱又跳，黃蘭芬很佩服女教師的膽量。

女教師情緒好的時候，常常回憶戰地演出的情形，「每次出來謝幕，台下的解放軍爭先恐後的湧過來，他們送我野花編的花環，還給我吃雞蛋……」

女教師情緒低落時，什麼髒話都罵得出，在女教師的叱責下，黃蘭芬進步神速，她寫了一篇「勞動婦女大翻身」的文章，朱大金幫她改正白字後，登在廠門口的黑板報上。

黃蘭芬學文化更起勁，從夜校獨自步行回燈盞巷，走過那條街燈照不到的小路時，還輕輕哼著歌，一點也不害怕。那時的治安還沒有像現在這麼壞，朱科長的還算年輕的妻子，從來沒有出過事。不像現在，黃蘭芬的兒媳婦都三十五了，竟然在上星期的一個晚上，受到一個十來歲的小流氓的欺負。小流氓踢掉兒媳婦手中的垃圾畚箕，一直把她逼到巷口老柳樹的陰影裡。「跪下！」小流氓惡狠狠地說。過一會，小流氓又說：「頭抬起！」兒媳婦抬起頭，吃驚地說：「下流氓呀。」「我就是要下流。」小流氓笑著說。雖然平時婆媳不和，兒媳婦還是急中生智地提到她的婆婆就是「朱老太」，聽到「朱老太」三個字，那個小流氓好像中了邪，頓時萎靡下來，狠狠地把鼻涕摔到兒媳婦的頭髮上，一溜煙跑開。

黃蘭芬讀了半年夜校，除了在一個秋夜裡看到的情景，每次放學回來走過那條黑街，四周都沒有別的人影。

那晚的月亮又紅又大，黃蘭芬聽老年人講過，月亮變成這個模樣，一定有天災，她低下頭，加快步子走。在那條黑燈沒火的小路盡頭，好像有幾個女人在彎腰曲背的細紮麻袋，聽到黃蘭芬的腳步聲，一下子都像驚飛的大白鵝閃進了附近的小巷，地上的麻袋活動起來，是一個頭散髮的拾荒婦，女人的口音帶著安徽腔：「啊呀呀，三打一，她們拉掉我的毛啊……」女人撐著爬起來，長得很年輕，「俺家鄉遭水災，村子給淮河淹沒了，俺姥姥得瘟病死了，俺爹說：『閨女，我和你娘也得了病，只好在這裡等死，你趕緊往外逃生吧。』俺躲在運煤車上過了長江，糊裡糊塗上了這兒，不偷不搶，只是撿你們丟掉的蘿蔔乾吃，幹嘛打人呀……」安徽姑娘繫著褲帶哭著說：「嗚嗚……三打一，不要臉呀……」

黃蘭芬想對她講幾句婦女翻身大團結的道理，發覺有水珠滴在臉上，抬頭看天，紅月亮已被一塊烏雲遮住，烏雲追趕著烏雲，真是鬼天氣。

當雨點浙浙瀝瀝打在瓦片上的時候，還可以聽到安徽姑娘在遠處哭泣的聲音，黃蘭芬躺在被窩裡感到很滿足，汗溼的頭髮貼在前額上，酸麻的感覺退潮似的慢慢從身上散開，心裡像是有蜜糖在溶化。

棉花先要在精紡車間變成棉線，整個車間整天棉絮飛揚，比下雪還熱鬧，黃蘭芬本來在這個車間工作。跟朱大金結婚後調到了織布車間，棉線在這裡織成了布，工作環境比較乾淨。「浙江日報」派一個記者來採訪，近視眼記者在黃蘭芬的女徒弟面前站了一會，取出照相機說：「你的眼睫毛真美，眼睛朝下看，看織布機，不要動，手再提高些，用蘭花指拉出一根線，對，對，預備，不要動。」報紙第二天登出一張題為「巧姑娘」的照片，照片旁邊寫著：「布機好像白色的清泉，姑娘的巧手撥動琴弦。」黃蘭芬的女徒弟，從此有了「巧姑娘」的外號。

巧姑娘指著報紙上的照片說：「十三點呀，我們的工作那有這麼清閒？」巧姑娘喜歡唱越劇，憑這張照片，跑到鎮上的越劇團去了。

紡織廠的職工宿舍終於建成，搬進去的幾戶人家，沒隔幾天就發生了摩擦，大家爭著上公用的廁所，不吵架也難。互相翻了臉，就把別人家裡的隱私統統搬到廠裡來說，吳阿姨全家合用一條毛巾啦，夜校女教師全家都吃貓肉啦。朱大金恐怕天生好鬥的黃蘭芬在那種環境裡天天生氣，決定不遷出舊屋。

紡織廠食堂的牆壁上出現一條反動標語，朱大金在廠裡接連幾天通宵加班打埋伏，查出標語是清潔工山丁寫的。朱大金高興地說：「這是我的第一張成績單。」

小丁的父親是「一貫道」的點傳師，在肅清反革命運動開始時就被抓進監獄，很快又被放出來，要點傳師穿上平時作法用的長袍，有人從越劇團借來一頂帶流蘇的皇冠，戴在點傳師的頭上。化妝後的點傳師被帶到他從來沒有去過的一個園林裡，北京派來拍新聞片的攝影師正在那裡守候。攝影師要點傳師在園林裡走來走去，一會兒要點傳師坐在池邊看游魚，一會兒要點傳師手扶欄杆露出笑容，點傳師笑不出。這段紀錄片放映的那天，正是點傳師被槍斃之日，紀錄片的旁白說：「古代的封建王朝已經一去不復返，這個『一貫道』的小頭目卻在私設皇宮，稱皇稱帝，妖言惑眾……」

黃蘭芬和全廠工人都被叫去看紀錄片，電影散場，大家都盯著看小丁，當時還是炊事員的小丁臉色蒼白，強忍著不落淚。廠長為提防階級敵人的後代放毒，把小丁從廚房撤換下來做清潔工。寫標語的小丁被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後，紡織廠的年輕工人都比過去守紀律，他們同小丁比較，覺得自己有福氣，懂得珍惜幸福，工作再苦，也不發牢騷。黃蘭芬新帶的兩個女徒弟，本來也跟巧姑娘一樣調皮，小丁被公安人員銬上手銬帶出廠門時，兩個女徒弟偷偷的跟在後面，一直到小丁坐的墨綠色吉普車開遠變成一個小黑點，她倆才回到車間，從此非常聽話，脫胎換骨，只知道埋頭幹活。

沈鎮越劇的頭牌花旦年紀已經很老，扮演古裝小姐跑圓場時，常常氣喘。巧姑娘的扮相沒有人比得上，她在兩頰貼了片子，滿頭水鑽，水袖一甩，原來的頭牌花旦立刻靠了邊。巧姑娘給高蘭芬送過戲票，請黃師傅和朱科長一起看「孔雀東南飛」。

朱老太在木板床上搖晃著白髮腦袋，又「愛」了一聲，她的眼前掠過一大羣麻雀。

朱大金在史無前例的消滅麻雀運動那一年，有點發福，好幾個運動已經過去，階級敵人抓了不少，職工學乖了，朱

大金工作就輕鬆。

沈鎮的所有機關、工廠、商店在發起滅雀行動那一天，全部停止上班，學校同時停課。上級說，不光是沈鎮，不光是浙江省，全國各省都要在這一天的舉行滅雀運動。黃蘭芬和寶兒站在自家屋頂上，毗鄰的屋頂也都站著一到兩個人，每戶人家的屋頂都站著人，每個人的表情都非常嚴肅，如臨大敵地拿著臉盆和別的金屬製品，焦急地等待從鎮公所發出的信號。連巷口的老柳樹也在屏息傾聽，紋絲不動。

像一塊石頭掉在水中，從鎮公所傳出的聲波很快擴散到燈蓋巷，震耳欲聾的金屬器皿的敲擊聲立刻連成一片，沖破沈鎮的界，沖破浙江的界，整個神州大地上空的雲層都震動起來。

沈鎮的麻雀衝天而起，飛向會稽山，會稽山的銅鑼聲正趕出一大羣山雀，昏了頭的山雀和麻雀混在一起，急急地飛向鑿湖，和飛不快的水鳥相遇，四處盤旋，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最後都像一顆顆成熟的菓子，墜落下來。

黃蘭芬在日落的時候，呆呆地坐在屋脊上，一隻長嘴水鳥「撲」的一聲，掉落在種蔥的瓦盆旁，黃蘭芬好像沒看到，寶兒拎著水鳥笑，黃蘭芬的眼皮別別的跳，那是一種不祥的預感。

朱大金和廠長守在紡織廠的屋頂上，一人手中一面銅鑼。紅紅的太陽即將西沉，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鳥雀飛過，鑼聲歇了，四周圍很安靜，夕陽的紅光照著朱大金的白襯衫，照著他的濃密黑髮，他回過頭來，對坐著打瞌睡的廠長說：「我覺得有點冷，夏天這麼快就過去了？」廠長似醒非醒地說：「是，是，是，日子過得真快……」

朱大金望著晚霞說：「真好看。」慢慢地朝前走一步。

廠長張開眼睛時，天邊的晚霞紅勝火，屋頂上已不見朱大金。

糧食並沒有因為全國性的消滅麻雀運動而增產。會稽山密林裡的山鳥又開始了啼叫，蒼鷺在蘆葦叢中探頭探腦的，還是飛出來了，低低地掠過湖面，牠們都不是運動趕盡殺絕的對象，能夠活下來，還不算太稀奇。雖然全國性的滅雀運動只有一次，麻雀的生存環境卻一直很險惡，深夜掏雀巢的事還在零零星星地有組織地進行，人類有了達不到目標就放棄惡毒行為的自覺，社會才可能進步。燈蓋巷的麻雀也跟全國各地的同類們一樣，一代接一代地在屋簷下和牆洞裡繁殖生息，帶著細碎的鳴叫聲，在晴朗的日子裡，從這個屋頂，飛向另一個屋頂。

新寡的黃蘭芬沒有心思再在織布機旁穿梭奔跑，廠長調她到倉庫管工具，和她搭檔的是一個老管理員。老管理員整天躬著背抽水煙，沉默寡言，聽說沒有結過婚。黃蘭芬在倉庫做到退休為止，只看到老管理員笑過一次。

那天從窗口飛進一隻大青蛾，老管理員把青蛾抓在手裡，饒有興趣地看半天，後來青蛾被釘在牆上，大頭針穿身而過，青蛾直到下班時還不死，兩片翅膀像搗扇子那樣慢慢搖，老管理員無聲地笑起來，露出蠟黃的牙齒。

時常有奇蹟和怪事發生的年代，看到如此恐怖的笑容，黃蘭芬不會害怕。

和黃蘭芬最談得攏的男人是派出所所長，所長是朱大金的老戰友，有時候也對黃蘭芬講共產主義的道理。所長的毛髮跟朱大金一樣濃，手指長長的，常常過來安慰老戰友的妻子。

所長帶黃蘭芬看公安人員內部放映的電影，黃蘭芬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叫「女偵察員」的公安教學片，那個女偵察員化裝成瞎子去破案，壞人故意在女瞎子眼前做極誇張的動作，假裝的女瞎子無動于衷，掌握了很多情報。黃蘭芬把頭靠在所長的肩膀上，心想：如果我是那個女英雄，過日子才刺激。

文化大革命時，黃蘭芬已經是燈盞巷的治安委員，她還沒有從紡織廠退休，做治安委員是派出所所長向里弄推薦的。所長看出黃蘭芬經過朱大金的啟蒙教育，已經有了階級覺悟，只要稍加指點，這個女人就會發覺自己身上俱備戰爭年代的女紅軍特質以及和平時期的女偵察員天賦，革命幹勁和聰明智慧就像堤壩後湧澎湃的春水，時刻準備決堤而出，沖向平原山崗。

紅衛兵在燈盞巷的十號人家掘地三尺，還是抄不出半點值錢的東西，而那戶人家世世代代都是在鬧市開酒店的。兩個女紅衛兵在巷口等到天黑，才看到一個小光點由遠至近，那是別在黃蘭芬衣襟上的塗夜光液的毛主席像章所發的光芒。

剛下班的黃蘭芬穩穩地坐在十號人家的太師椅上，紅衛兵們都安靜下來，全部眼光集中在黃蘭芬身上。屋主和他的老婆，孩子跪了一地，面對新挖出的大小坑洞，個個像雕塑。年近百百的黃蘭芬站起來，慢慢走到那戶人家的小女兒身後，那個小女孩是燈盞巷出名的傻丫頭。黃蘭芬把小女孩摟在懷裡，問道：「阿爸有金子嗎？」小女兒的眼珠轉到右邊，說：「沒有。」黃蘭芬又問：「阿爸有銀子嗎？」小女兒的眼珠轉到左邊說：「沒有。」黃蘭芬說：「我們已經知道你阿爸藏寶貝的地方了。」小女孩就對著天花板翻白眼，果然從天花板上挖出二兩黃金。

退休後的黃蘭芬往派出所跑得更快，她當了燈盞巷居民委員會的主任，每個月可拿三十元的津貼，逢年過節可以收到鎮公所贈送的臉盆和搪瓷杯，加上紡織廠的退休工資，生活比別的老婦人好。黃蘭芬挑選了在舊社會苦大仇深的張老太、羅老太和楊媽一起參加居民委員會的工作，黃蘭芬自己也開始被人尊稱為朱老太。

四位老太像蜘蛛吐絲地結成了網，燈盞巷一有風吹草動，派出所立刻知道。她們還在附近的街道戴著紅袖章巡邏、站崗、指揮交通，威風凜凜。有時候假裝打瞌睡，偷聽別人的講話。或者在被懷疑的對象周圍圍圍鞋底、挑荳芽菜。甚至包頭巾、穿花衣服，化妝成年輕女人別有用心地接近別人。總共抓到十一個洋煙販子、九個高價出售糧票的人、七個暗娼，兩個在密室放映色情錄影帶的流氓和一個用密寫藥水傳遞情報的反革命，朱老太在反革命的家裡拔開瓶塞逐個嗅，一下子就找到盛密寫藥水的瓶子。

派出所送給朱老太一面錦旗，猩紅色的緞面上用黃絲線繡出兩行仿宋體：

一花獨放不是春

萬紫千紅春滿園

朱老太把錦旗掛在居民委員會辦公室的牆上，她說：「光榮是大家的，不是我一個人的，慚愧呀，我只是代表大家接受下來……」這段話是所長教她說的，果然感動了其他三位老太，羅老太擦著水汪汪的眼睛說：「看到紅旗，幹革命

更起勁。」「不是紅旗，是錦旗。」張老太糾正說。

朱老太從抱孫子開始，就和兒媳婦搞不好關係，賭氣搬到閣樓住。朱老太的聽力練得特別好，隔著薄薄的板壁，兒媳婦在枕頭邊講她的壞話，聲聲入耳。寶兒很奇怪，「媽，你怎麼和我們分開吃了？」朱老太回答：「有人說我是共產主義老阿娘，還罵我是老神經，老神經就自己煮飯吃。」

朱老太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一個老太婆，那個老太婆臉上搽著粉，穿著一件白毛大衣，眼睛半張半閉地說：「我就是夜校教你識字的李老師，不記得啦？」朱老太看到那個老太婆的短下巴，連連點頭。李老師看起來比朱老太年輕，在幫她兒子做生意。李老師全家辦起了貓皮加工場，她問朱老太要不要買一件貓皮大衣，指著穿在身上的那件大衣說：「二十張白貓皮拚起來的，如果你要黃的，或者咖啡色的，統統有。」

朱老太不久前在街上碰到另外一個老太婆，老太婆拉著朱老太的手，搖了又搖，說：「黃師傅，不認識我了嗎？我就是巧姑娘呀。」朱老太貼近仔細看，怎麼也找不出巧姑娘當年的模樣，朱老太回憶著說：「自從看了『孔雀東南飛』，好久沒有看越劇了。」巧姑娘說：「我都退休十年啦，在台上看不到我啦，現在的二牌花旦陳秋菊是我女兒，可惜她最近受了刺激，不然也要請你看戲呢。」

「受到什麼刺激呀？」

「男人跑掉了，秋菊想不開，……我已經把她接回來和自己一起住。現在的後生女，一點點刺激都受不起，不像我們這一輩的。文化大革命剪光我的頭髮，罪名是我演了古裝小姐，把我押到鎮公所廣場天天鬥，我都沒有想不開，只要熬得過，就沒事。秋菊哪，為男人發瘋……犯不著，喔，不，還好啦，是文瘋，不是武瘋。秋菊只是喜歡在半夜裡穿了白衣服出去，天亮就回來，蠻乖的。」巧姑娘答應女兒病好後送戲票給朱老太。

偏斜的月光照進閣樓，小風吹過，靠近窗口的蔥葉一陣亂舞，牆壁上舞動的影子像極了蘭花的葉子，白髮朱老太漾出笑容。當她一想到昨晚見到的那個健壯的北方老太婆，忍不住又重重地翻了一個身。

朱老太上個月代表居委會接待一個來燈盞巷拍紀錄片的瘦老頭，人家都稱呼瘦老頭王導演，王導演說：這條巷子的房屋是典型的江南民間建築。王導演帶著攝影師，左一個鏡頭，右一個鏡頭，拍了好幾戶人家的屋頂。朱老太熱情地敬王導演喝她泡的熱茶，如影隨形，一直跟在後頭。

王導演是識貨的人，特別拍攝了朱老太家的那扇有蘭花淺雕的木窗。王導演對攝影師說：「能夠保留這種雕刻功夫的門窗已不多見，白蟻的蛀孔更襯托出窗子的古舊，我們要用心拍。先把鏡頭慢慢推進去，停照半分鐘，再拉出來，淡出。」

朱老太聽得很仔細，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她感到疑惑的是「淡出」兩個字的用意。朱老太向派出所所長彙報，正確無誤地拚了「淡出」兩個字的發音。

所長已經跟她一樣老邁，已經超出退休年齡十年以上還不肯退休。

老所長說：「沒問題，在他們申請拍片時，我已經跟你說過，王導演沒問題，經過大大小小的運動，他們慳精了，應該說是膽子小了，現在專門拍些花草的紀錄片。眼前最難弄的哪，是一些年輕的讀書人……」

昨天中午，朱老太太在居委會辦公室值班時，跑來一個年輕的戶籍警，笑著說：「所長請你晚上到他家看電視，有一部紀錄片『沈鎮遊記』今晚七點在電視上播出，所長要你別忘記。」

朱老太太整個下午都坐立不安，自從兒媳婦在寶兒耳邊亂嚼舌根後，她已經很久不去老所長家，甚至在老所長的愛人去世開追悼會，也故意避嫌疑不上門。

朱老太太好不容易才等到羅太太來接班，回家後胡亂煮了泡飯吃，蘿蔔乾脆繃繃的，被她的假牙斬成一段段，囫圇吞下肚。她用左手捏著一面背後貼著西施浣紗畫片的小圓鏡，用右手小指頭從蛤蜊殼裡挖出凡士林油，在臉上來回塗抹，把油脂嵌進縱橫交錯的深深皺紋裡，皺紋密如魚網，她狠心閤上蛤蜊殼，只是把留在指甲縫裡的油脂剔出來，用乾淨。朱老太太從箱子裡找出一件藍色列寧裝，當年所長很喜歡看她穿這件衣服，她用乾枯的手把衣褶一一扯平。刨花水已經泡夠了時辰，膩膩的刷在頭髮上，好服貼。

朱老太太從嘴裡取出整套假牙，用抹布仔細擦。從牙縫裡扯出一條吃中飯時留下的黃莖芽，擦乾淨假牙，放回去，重新拿起鏡子，笑了一下，卻比哭還難看。

老所長望著坐在沙發上的朱老太太，奇怪她怎麼沒有笑容。擺在客廳的十三吋彩色電視機，珍貴萬分，全鎮只有這麼一台，是一個搞投機販賣的商人暗中送來的。所長不要商人白送，問：「要給多少錢？」照那個人的開價如數給錢。

老所長給朱老太太一對連在一起的雌雄人形何首烏。一個修路工人無意中挖到了這對連體人形何首烏，畢恭畢敬送到所長家，何首烏在沈鎮不是稀罕物，老所長收下了。凡是到所長家作客的人，看到這對何首烏，無不嘖嘖稱奇，只有朱老太太看了，沒有笑容。

電視播映的時間已到，屏幕上出現的沈鎮，熟悉又美麗，有鑿湖上緩緩移動的烏蓬船，還有湖邊的秋瑾故居。朱老太太著急地問：「燈盞巷呢？燈盞巷呢？」

過了很久才看到燈盞巷的老柳樹、屋頂和木門，最後才是朱老太太家的木窗。朱老太太屏息凝神，聽到旁白的女聲嬌滴滴地說：「呵，多麼精細的雕刻，蘭花的葉子在飄動呢。」那個鏡頭一直停止不動，逐漸變淡，變淡，蘭花漸漸隱去。

朱老太太說：「這麼短就完了？我要回去了。」老所長說，既然來了，再坐一會吧。所長叫小保母送來蓮心湯，請朱老太太吃。朱老太太覺得小保母的屁股超出年齡的大，就懷疑地盯著老所長的手指。

朱老太太無心吃蓮心，斜眼看到花花綠綠的東西，電視正在播放北京的新聞，一個長得高頭大馬的老太太掛著紅袖章在大街上巡邏，朱老太太對這個老太太婆很有興趣，旁白說那個老太太婆是長安街的治安模範，名叫史龍英，朱老太太立刻來了精神，她起身搬張一椅子，搬得遠遠的，讓遠視眼發揮作用。

北方老太婆住的房間，滿屋都是獎狀和錦旗，旁白介紹說史龍英最近在車站上抓到一個割了雙眼皮並且留了長鬍子的鬧過事的大學生，大學生去年夏天參加過天安門反革命爆炸事件，這回正準備逃亡到外國。畫面上出現北京火車站現場，熙熙攘攘的人羣，接著是北方老太婆的臉部大特寫，旁白說：「這是革命熔爐鍛鍊出來的火眼金睛，白骨精的化妝再高明，還是被史龍英同志一眼看穿。」

金碧輝煌的人民大會堂，李鵬總理和史龍英親切交談，鎂光燈閃個不停。朱老太知道，這個史老太婆的家裡一定會掛上和李鵬合拍的放大照片。帶著黑框眼鏡的李鵬總理真斯文，脫掉眼鏡，又像毛主席。

電視畫面上的史龍英同志咧開嘴笑，坐得老遠的朱老太抿緊嘴唇，因為嫉妒而渾身發抖。朱老太清醒過來時，看到妖裡妖氣的小保母已經坐在沙發上，屁股幾乎碰到老所長的手。

朱老太從鼻子裡哼了一聲，扶著椅背起身說要回去，老所長要小保母送她出門。朱老太突然用男人的嗓音說：「不用，我自己會下樓！」

躺在床上的朱老太張大嘴，又要發出「噯」的聲音，卻打了一個呵欠。

碧藍的天空現出了晨星，一隻水鳥靜靜地停在屋脊上，像黑色的剪影。屋子裡的朱老太此刻睡著了，她累了。從燈盞巷鱗次櫛比的屋頂朝遠處眺望，會稽山和大禹陵都隱沒在黑暗中，只有鑿湖閃耀著星光。

有個年輕的中學生睡不著覺，坐在湖邊的石凳上，天亮以後，他就要離開家鄉去日本求學。堤岸上有一排柳樹，剛爆芽的柳葉只有米粒大小，綴滿了露珠。過不了幾天柳葉就會舒展開來，遠遠望去，就像淡綠的煙雲籠罩著湖堤，那時候，中學生已經身處異鄉。

在他的故鄉，近百年來，時時有人東渡日本去留學，中學生覺得自己要走的，也正是這一條路，不禁低頭沉思起來。

中學生抬起頭，看到湖泊對岸站著一個白衣素裙的梳髮髻女子，女子撫摸著佩掛在腰間的一把寶劍，面對模糊的會稽山脈。中學生以為看到了鑿湖女俠。

中學生穿過古老的牌坊，穿過成排的柳樹，跑遍三眼橋，跑到湖對岸，女子已不見踪影。

湖面水波蕩漾，映照出逐漸明亮的天光。



葛愛華

54.1.2生

湖南省醴陵市人

商專肄業

■經歷／

聯華電子公司管理部業

餘寫作

■現職／

專事創作文藝作品

■作品／

羞澀的陽光

和相思說話

年輕舊事

盛夏擦身而過

短篇小說組佳作

葛愛華

午后的七賢路是黃金打造的顏色，沒有夜裏的霓虹招展、衣香鬢影，倒似一張敗妝的婦人臉色。

車輛擁擠，多半是因為馬路兩旁密密麻麻、橫七豎八的違規停車，紅色的拖吊車正在與一部銀藍的天王星糾纏，車子的前端被撬高，防盜器守本份地哇哇嗚叫。她回頭張望，慶幸自己早有先見之明地將車子停在離目的地約有二十五分鐘腳程的國小後門邊巷。車頂有一片想思樹綠蔭及偶而傳自圍牆裏操場上碎顫的孩童笑鬧聲覆蓋。那麼，只為了去一家熟悉老店洗個頭和繞一小段路到宏光的乾洗店拿去冬琨光穿了整整四個多月的黑色蝴蝶袖皮衣，也不算是件划不來的事。

「可不是嘛！」腰際掛着一枚印着⑥字樣及店號壓克力小牌的美髮師，一面純練地撥弄她濕濡的髮絲，一面揚着全套帶△、▽、◇的腔調：「這條路再不好好拖乾淨，以後連人走路的地方都沒囉！真的！昨天下午嘴饞，想去六合夜市包碗鮑魚翅，偏偏借不到50的，就開阿桂那部小罐頭去；嘿！我從這邊開到前面那個十字路口，」說話的女孩下巴一抬，順勢也帶起她的髮根，她經這麼一扯，便把眼睛從膝上的電視週刊移上面前偌大的明鏡：「天就暗下來了，那家『新娘』婚紗攝影禮服的公司招牌燈，正好對着我的頭亮起來。等我再買好東西帶回店裏，阿桂正要拉鐵門下來，準備打伴了。」

她通常不給②號以外的小姐吹整頭髮，因為②號的迅速與沈默，使她覺得從容自在。前星期來，聽說她嫁人北上，便沒有固定的美髮師；正在給一位嬌小婦人修剪腳趾甲的那位⑬號，上回給她吹弄頭髮，剛出師的手藝。已經熟悉的老

店，已經適應的髮麗香味道，便不覺得有重新尋覓另家髮廊的必要。

「小薇，妳真會『吹』耶！少離譜了！」旁邊給一個腆着小腹的女人夾燙髮藥捲的短髮女孩接腔：「大家都停，他們還真能拖吊得完哪！要怪就怪政府把路開得太小了。拜託吧！火車站前的動脈，還不如一條微血管哩！」

「妳有辦法停，要走去開不出來哩！」

「技術啦！那擦『毒藥』的秦小姐，上回帶狗來剪毛，要回去時發現車子前後都貼着人家的保險桿，就等在旁邊乾急，咱們小弟去幫忙，鑰匙才啟動，都沒見他怎麼踩油門哩，嘩的一下，車子就弄出來了。所以，我才說，技術嘛！現在那個從前專門給我們買便當和惹仁綠豆湯的小弟，在人家秦小姐開的酒樓代客泊車，光一個月領的小費就比咱們的薪水還多哦！」

「妳蓋哦！……」小薇拿着扁梳把她頂上的頭髮穿高，歪着頸子問道：「房太太，吹這邊嗎？這樣好不好？」

她的眼睛雖然盯着鏡子，但耳朵却盛裝她們的聊扯，不留神還不知道美髮師正和自己說話，那叫小薇的女孩又客氣地重覆了一次，她才會意：

「噢？啊？……是，請壓低一點，前面這裏。嗯！請再低一些……，再低——」

「房太太，吹得太塌不好看，到美容院來要的就是時髦嘛！而且今年正流行！」

她沒有答腔，幾秒的空檔，室內響起了一個當紅女歌手的情歌來。她的臉部一直佈置着微笑，任其擺飾頭頂的髮型，就是以往她也不太有任何意見的。這兒每個小姐，當着面前無不誇讚她沈靜的好性子，而且大方。她想，小薇的主張定不會有錯，自己的拿捏倒在其次了。

「房太太氣色很好喲！」小薇笑道：「下次來給妳燙個新式樣，頭髮沒有型了，吹起來不好看。把這兩邊剪高一些，後面削短再燙，看起來一定更年輕……」

她從皮包內取出一把齒梳，對着車上的後視鏡，呼哧地扒平了前額上那撮噴上黏膠的髮浪，然後對鏡自忖端詳地：短髮真要比長髮精神？亦或是直髮要比卷髮年輕？她伸手撫弄眼尾幾顆粉末沒有掩飾過去的斑點，想起方才美髮師說的氣色好，竟發起呆來……

一個多月前，琨光與她商量去看心理醫生的事，曾令她惶恐不安。

琨光威脅地：「昨天妳說在七賢路美佛莉大樓前被鵝跟蹤，今天下午又一個人乾乾地嚼掉半包茶葉，還有，妳已經發過多少次神經在床上……，妳知道，妳已經把我擾得無法入眠吶！再不看醫生，事態要更嚴重。」

和她同齡的丈夫，不用口紅，不必粉撲，只消一條搭配黑色皮衣就很出色的西褲，整個冬季，那抹青春帥勁難以遮掩。好像婚後，他不會老過一絲，而是愈往前年輕。是哪個百貨公司超級市場的小姐說琨光是她兒子？而那天，她不過有一週沒上美髮院吹整那頭不按規律款擺的卷髮和急沖沖出門來不及換下的一件被單花色連身洋裝。為了那罐馬桶通樂！星期天找不到任何一個肯修馬桶不通的工人；她接着有好幾天的悶悶不樂。

「那個醫生是我客戶介紹的，聽說是這方面的權威。前兩天才回國。我覺得妳有必要去徹底談談，」他正說着，睜見她憂着一張臉，有一個「可是」的唇型，但沒發出聲來，他面對她的表情，本想安慰的一番話，忽然換了另個方式：「妳不要再囉嗦！把我弄煩了，沒耐性再理妳。……真不知道，每天清閒自在，只要吃飽穿好睡足，沒有一項事要妳操心，也會莫名其妙！要我鎮日腦子轉盪，恨不能三頭六臂，有八十小時可用，那不早精神分裂，進精神病院啦！」

她記得自己年少時的第一次約會，一件圓領喇叭袖的奶油色上衣，腰際繫上一條與八片裙同色的白絲巾。那個陰涼的午后，整身都是風的線條。那個誇讚她有一粒動人美人尖的男人，後來送給了她一對金絲雀。他喜歡她枕在他胸膛上時的那種輕顫，她也感覺到他的指間的撫弄與接觸，是充滿了溫柔的憐惜和疼愛的。她極喜愛他拿食指圈弄她耳垂的酥癢，還有像片葉尖撩撥她唇舌的吻；但從她躺進琨光那張漂亮的金銅水床開始，她不曾有過一次要求性急的他，花費時間去對她做那些舉動。一夜，琨光壓在她的上面行進着，正汗水淋漓全身晃擺之際，叫她兩掌一推摔下了床，直到琨光怒氣沖天攔門而出，她仍驚慌失措地以為方才是和那個男人在床上做愛。……然後，她和金絲雀們守了一宵的門，天光已白、初曙乍現，她在卷縮的沙發上醒來，見和衣仰躺在床上酣聲大作、鼻息濃濁的琨光如同夜前醉酒闌珊進門倒下的模樣，片刻景象，竟令她感覺似迷夢一場。

診所在一座大廈的第十四樓裏，隔壁是一家掛着一幀直匾、上頭濃墨草灑書着「青木館」的紫薇斗數命理館。琨光在等她應診時，也擺了一盤測卜。

她坐在醫生手勢裏的一張原木沙發上，整個房間全是橡木色調，清朗高雅。醫生姓林，遞名片給她時，有一排開展的、白碩碩的門牙向着她。

「妳先生非常關心妳，兩天前便在電話裏憂心忡忡地提起妳的情形。我剛回國來，這一週比較忙，他一再要求我立刻和妳安排時間晤談，今天還親自陪妳過來，並且體貼地在門外等候，妳先生很疼妳呵！」

她微微一抵。接過原子筆，在醫生方才給她的表格頂端欄位內，填入自己的名姓及逐項資料。醫生收回表格，夾在一只彈簧夾的卷宗內：「我正好泡了一壺菜子茶，妳要不要一杯？」

她點點頭：「好。謝謝。」

林醫生輕鬆地為她的瓷杯注入淺褐的水液：「是椰子的口味，很香哦！妳嚐嚐……」

她順從地端起秀緻的托盤，唇瓣在杯緣一壓：「嗯！」

「好吧！」林醫生從口袋取出一支金筆，轉動幾下，一面走回那張大書桌後，坐定：「妳可以對我說一些妳想說的話了？」

「什麼？」她緊張地，杯子擱回小碟內時有一聲短促的聲響。和醫生有一張大書桌還寬的距離，却仍使她偏促難安：「唔？……說些什麼？」

「任何。」醫生見她虬起眉頭，十分為難的表情，遂又補充道：「嗯！或許……我們可以從妳被鵝跟蹤的事談起。」

她的眼睛浸在菓子茶安穩的水液裏：「兩、三個星期前，我做完頭髮出來，走一段路去我停車的地方，七賢那一帶很不好停車……。在紅磚人行道，有一隻肥白的大鵝，很大，牠似乎已經在那裏等待我的經過好久了。牠，非常的健美，不知從那裏鑽出來，便一直緊緊跟着我。牠在我身後，我停下來看牠，牠就若無其事地在路旁道樹邊啄弄弄，但只要我一往前進，牠馬上跟上來，脚步跨得很大，翅膀張了一大半。」她抬起眼睛，但並不看醫生的臉，只是朦朧地望着他身後的一大排櫃子：「那隻鵝看起來不太像一般人家飼養的禽類，牠顯得靈性而高貴，牠有一粒凸出的瘤冠，和牠的喙是同一種黃色，很渾柔的色澤，牠的羽毛豐滿潤澤，牠的眼睛是晶藍的，像兩顆寶石。」

「一隻非常特殊又漂亮的鵝？」醫生手裏的金筆在卷宗內的紙上爬滑：「那麼，牠為什麼——呢，跟蹤妳呢？我是說，牠的目的？」

「我不知道。我甚至試圖繞圈子擺脫牠……，一直到我上車，把車子開走，還從後視鏡裏看見牠在原處。」

「牠攻擊妳嗎？我們知道鵝很兇的。」

「沒有。牠很溫和地看着我，彷彿想對我說什麼……。牠，牠只是令我很訝異地一直跟着我。」

「一隻鵝，」醫生轉動筆端，望着她的臉：「在鬧區，特別是辦公大樓林立的馬路邊，的確是不太尋常……。有別人看見這隻鵝嗎？」

「……我想，沒有。」她停頓了一下，右手下意識地搔了搔額鬢：「那個時候，鵝跟蹤我時，紅磚道上除了停放許多摩托車外，並沒有其他行人。」

「後來呢？還遇見第二次嗎？」

「是，一星期之後，完全一樣。於是，我對我先生提起，他不太高興，下來一整禮拜，便不許我獨自出門。」

「然後？」

「是否再遇見那隻鵝是嗎？……沒有。」

「我想，也許有鵝販開車經過那兒，沒有查覺有鵝掉落下來，」醫生笑道：「那一帶有幾家鵝肉舖，非常鮮美可口。」她這麼聽着，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下巴挨着自己領子的邊緣。

「妳生嚼茶葉？」醫生突然開口：

「抱歉，我是說，妳沒有把茶葉泡開，而是乾乾地放進嘴裏嚼？」

她盯着那張大辦公桌，簡單的筆架旁有一疊整齊的白紙，塑膠墊子下有一些紙張、卡片，但看不清楚。那書桌空曠而乾淨，十分配合他外表給人的感覺。室內很安靜，只有白日活動的一些聲響。醫生相當耐煩地等候她，於是她努力地啟閉嘴唇，腦子還理不明答案，喉嚨已溜出一串音聲：「我只是用我的方式喝茶。」

醫生先頭一楞，隨即點着頭，嘴角有一抹和善的笑容，他抵了一下鼻梁上的鏡框：「喝菓子茶嗎？我蠻喜歡這種風味。」

她再舉起雪色瓷杯，湊近一呷。

「如何？」

「太英國。」她說。

她自診所出來，把醫生的名片塞進皮包外層的拉鏈裏，一偏臉，琨光也從「青木館」的壓克力推門出來，雙手摺疊一張白紙，信手擱進皮衣的口袋內。他看見她立在診所門邊，臉色一淡，閃身便推門進去。她聽見琨光的聲音禮貌而熱切，交談的內容則聽不清楚。她踱到「青木館」的門口，從深色的壓克力推門外，瞧見裏邊的置佈；一組藤製傢俱的客廳，暗茶紅色系，砂土茶具邊的電磁爐上翻滾着一只玻璃壺內的開水，生煙泡沫與一角的立扇相對。裝璜的天花板略低，藤製屏風後面的一張鐵製書桌，幾只抽屜拉敞，旁邊有一株盆栽，幾乎有一個女人高度。感覺上，林醫生室內的簡單明淨，予人舒爽自在。屋內有一着透明白紗衫的中年男子探着頸子看她，她地理髮椅，一轉身，見琨光已從診所出來。兩人沒有交談，琨光逕自去按電梯，等電梯上樓時，她一直盯着他的後腦勺，覺得他的頭顱生得方寬，但形狀好看。

後視鏡內的髮型已頗令她滿意。她又下車來，往另外一個方向到宏光的乾洗店，拿琨光送去保養的那件皮衣。

這條寬巷是很純粹、整齊的住家，各自擁有各式不銹鋼或高級鋁門窗，建築是一、二樓挑高樓中樓處理的精緻別墅。今天只是任何尋常上學、工作的星期四午，陽光些許炎炙，但有迎面徐風以及整條叫棟距形成的陰影覆蓋，她揀靠路旁行走，以一種介於清閒散步和專程探訪目的地之間的地步頻率行走，待把兩旁二丁掛貼圍的小小庭院走盡，便有一個十字小路口，一角矗立着半截下身漆上油黃底鰲黑色橫條的電線桿，以這隻圓柱體為中心，半徑約一呎半的距離內，堆擠着一袋袋大小的垃圾，還有幾袋被扔擲在這堆小丘的範圍之外，滾落在住家的圍牆邊。一部50cc的機車靠近，沒有減速地將一包垃圾拋投出來，有點像郵件快遞，垃圾重力加速度一番後撞在一面用白漆不甚美觀地寫着：「亂丟垃圾不是人」的牆壁邊。接下來兩旁的建築改為較舊式的五樓公寓，一樓公共大門撕破又貼、貼附又剝落着各式搬家、托嬰、開鎖、修理馬桶的廣告貼紙。住家巷內插排着腳踏車、機車，她只能揀路中央的空處走，並且開始覺得頭頂發熱……

「喂……」一個聲音在身後輕喚：「喂……」是年輕的男聲。她並沒有完全停下腳步，只是扭轉着頸子，朝後頭一望；一張「家庭洗髮」的風動招牌旁，立着一個穿深藍色牛仔背心裙、有一披薄直劉海的短髮少女。「喂……」她再尋聲眺去，隔了幾尺接近巷口處，一個推着腳踏車，平頭高大的男孩訕紅一張淺茶色的臉蛋，他的車籃內擱着一掛綠色帆布書包，上身是一件輕便圓領的橘色運動衫，底下則是一條卡其色長褲。她停下腳步，微側着臉看他們，隱約間聽見男孩說道：「妳等了我好久。」女孩答聲，拿手把一縷髮絲撥夾在耳後，他們似乎有一抹初識的羞怯，男孩的嘴型一直變換着，但聽不見說些什麼，女孩坐上他腳踏車墊前方的橫桿，雙手緊握住車把，男孩蹣跚兩下，熟練地跨坐上去，兩片影子在巷口的光裏驟然消失。

她緩緩地背轉身，才舉步又聽見方才的輕喚：「喂……」。她繼續邁着步子，眼睛盯在前方一片雜貨小舖的招牌上，「喂……」那聲音十分清晰，彷彿就在她的肩後。「喂……」聲音亦步亦趨地，「喂——」她猛回頭……，家庭洗髮的門

口，一條吊在繩索上的汗濁黃毛巾像一隻翻飛的蝶，最後飄落。

「喂？」話筒的男聲呼喚出她的名姓，那熟悉的音腔，令她驚跳。

「喂？喂？」話筒在等待她的回應。

她出了一點聲音，感覺嘴角麻顫，指尖觸電似的抖啞着。

「噢！抱歉，我打擾妳了嗎？我是林新景。」

那個心理醫師。她鬆放了肩部的線條，並沿着小牛皮沙發的邊緣滑坐。待專心地聆聽，倒不覺得再有方才令她悸動的熟悉。

「那麼，」林醫師說：「這個週五下午兩點半，妳有空嗎？我們可以談談。」

「好的。」她的臉頰有一絲絲因微笑而泛起的紅暈：「週五下午兩點半。」

第二次的一個週五下午兩點半。

在林醫師的原木裝潢室內，有沁爽的冷氣，阻隔了雙層鋁窗外的酷熱。絕佳音響效果下的蕭邦以及帶有椰子口味的菓子茶，令她心情舒放。她坐在她一直坐的位置上，林醫師正在調動她身後的百葉窗簾，把室內的陽光旋轉在一種合宜的亮度。

她淺淺地觸了一口杯緣，在醫師回到他的座位前，把瓷杯輕巧地擱回碟內。

「這樣的光線很合適去回憶，」林醫師說着，在自己的杯內注了半杯褐色的水液：「偶而在喧囂的城市中，也可以找到便利的輕閒；有這麼一間小小斗室，放一支自己喜歡的音樂，泡一壺合口味的茶，或者有個朋友，或者是一本書，或者什麼都不做，就是安靜地想一些事，或者什麼都不想地發呆……。妳覺得？」

「嗯！」她迅速地遞出一朵笑容：「這裏的一切都令我安適。」

她仔細地打量他金框鏡片下的一張方型大臉，鼻唇都是圓厚的形狀，眉梢也是令人產生安全感的橢圓，眼睛細長些，但眼神平和，他的確有一副符合他職業的、令人信任甚至依賴的臉孔。

他在抽屜的匣盒內撥找一支帶橡擦的鉛筆：「……我們繼續……」

「最近我經常做一些奇怪的夢。有一次夢見自己行走在地下水道裏，我們這個城市有這樣的地方嗎？……我好像站在一個彎口，等待，……等待着某人。不知當時是白天還是晚上，也許是白天吧？因為我並不特別感到不安。而我所等待的目的，似乎只是要去和某人……話別。然後，我夢裏出現了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孩，我在他呼喚我之後，跑上去擁抱和親吻他。還有，常夢見自己返回老家去。我娘家遷居台南已經許久，老家在萬巒——屏東的萬巒你知道嗎？」

「以豬腳聞名。」他說，並沒有抬眼看她。

「老家是一大片矮厝，我還是孩提時，早就賣給別人翻蓋高樓。最近，經常夢見自己回到那些房厝裏去。沒有任何傢俱的空房間裏，掛了一些黑森森的人頭照，老的、女的，也有許多人合照的，但是一醒過來就忘記那些照片裏的人的

長相了。另外一次也夢見回老家去，發現空曠的房間全塞滿抽屜，一枚枚扭扣大的鎖孔，像一隻隻睜着的眼，一個疊一個，幾乎堆到天花板——是那種有橫樑的屋頂……，小時候被責備了，就想拿塊布條甩上去上吊。抽屜沒有一個打得開，我又焦急又害怕，雖然並不明白，為什麼要打開這些抽屜；按理講，我對無法猜想內容的東西，都是懼怕去接近的。」她看著他握筆桿的手背細白，幾乎沒有一根汗毛，不像是一隻男人的手背，甚至可晰辨幾莖青色血管：「你解夢嗎？」

「妳相信夢是一種預告？」

「你相信嗎？」她反問道。

他提了提鼻梁上的眼鏡：「我只能告訴妳，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想妳也聽過睡眠分有幾期的熟睡與淺睡。妳這些夢境只是白日裏想像的成形或是見到一項事物的聯想罷，是不是某一方面的精神壓力太重？這種精神狀況最好能夠在醒來之後便拋諸腦後，把它遺忘，或者根本記不起來，也許會舒服、輕鬆些，否則更加疲憊，幾乎沒有休息。」

她的表情有明顯的失望，林醫師轉動指尖上的鉛筆，偏了偏頭：「我有個蠻熟的同學，以前在學校花了許多時間研究夢，後來出國去，較少來往，不知有沒有繼續鑽研。呵！那時候，整個寢室都迷漫着一股解夢風，還記得有位同學的女友很信這套，一天跑來告訴我那位研究夢境的同學，說她做了一個怪夢，夢見自己跌進長滿一條條綠瓜的田裏，壓糊了其中幾條，瞧見瓜肉血紅，瓜籽肥碩，一顆顆有拇指那麼大。我那同學當下楞住，仔細打量了女孩，一語不發。我那時很好奇，一再追問，他只說女孩恐怕將有血光之災。待女孩走後，我又問他，他才對我說，女孩應該懷有身孕，而且可能是個男嬰，我再問他血光之災從何而來，他怎麼也不肯說了。幾週後，輾轉傳來女孩去墮胎的消息，四個多月的男胎，險些送命。」他抿嘴一笑：「有時候，一些科學或醫學無法根據或解析的，我們只能信其巧合。」

「我以為我是因為有夢才能入睡的，當夢散盡……」她的聲音低微，猶如囁語：「就再難入眠。又怕吵到我先生，便一個人在黑矇矇的夜裏，瞪眼等天亮。」

「也許可以讓牠為妳留盞小燈。」

「那可不行，十年來，他無法在有一絲光線下熟睡的。」

「如果次數頻繁，我可以為妳開一些藥，幫助妳一覺到天明。」他停頓了一會，話鋒一轉：「你們十年來，都一直沒有過小孩？」

這問題令她一怔，她潤了潤點着膏紅的唇。

「妳或妳的先生不喜歡孩子嗎？」

「不……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孩子，後來因為染患德國麻疹，便拿掉了他。」她原來擺在椅把上的手肘收回裙間，雙手交握，右手食指輕輕地摩擦着左手無名指上的一枚推鑽，銳利而晶瑩的光采，飄飄忽忽地映在睫毛：「因為做了羊膜穿刺，證實胎兒已受影響。」

「是誰的決定？關於拿掉孩子。」

她詫異地睜着他，理所當然地揚高語調：「我不說過胎兒已經被影響了嗎？畸形了！醫生這麼建議，我和我先生沒有理由不做這樣的決定啊！……他是非想要一個男孩的，那一陣子，我們沮喪極了，我更是在不斷的內疚與企盼中，急於想再懷孕。……我們試圖、努力了好久一段時日，一直讓希望和失望交替地侵擾……」她停頓半會，垂着眼：「却始终不從人願。……我想，也許有一個小孩，會帶給我們生活大改變。我一定會為他忙碌、為他起勁、為他歡笑和擔心，我們都會因為他而有所不同。我甚至會因着他的成長，對未來存在一些寄望。……總之，我是多在乎去有一個小孩。」

「想過領養嗎？」

「我先生不肯。我們都沒有大問題。」

他接着說了一些醫學發達、人工受孕等等安慰的話，她沒有回應，只是淺淺一笑。然後，他們有一段不短的緘默。在這個只有輕柔樂曲迴繞的沈默裏，她靜靜地流覽在他身後原木鑲玻璃拉門的大書櫃。上層一大落厚重而乾淨的原文書籍整齊的向右看齊，中間那層則較活潑地排放了幾種雜誌，幾套旅遊指南，正中央有一個長方型的空格，給擺着一隻冰肌玉膚的、細頸圓腹的青瓷素瓶。還有幾列套書，就種類而言，相當差趣。可是，那隻瓶！她在心底驚嘆，多完美無瑕的花瓶！在前幾回裏，她竟會沒有注意？也許那時除了這位心理醫師的金邊細框眼鏡和桌上自己的小托盤茶杯以外，這屋子對她而言，不過是同於診所的一般景緻吧。

正想此次的談話已結束，不料林醫師忽然開口：

「前次聽妳先生說，春節之後給妳安排了一趟普吉島之行，妳也喜歡這條風景線的，怎麼旅行社把一切行程、機位都訂好了，妳却臨時取消了？」他說話時，還不時佐以手勢：「妳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不去普吉島嗎？」

「是呀！為什麼？妳總得開口說句話啊！」琨光把領帶一撇，死命地剝扯喉結上的那枚扣子，待把扣子一鬆開，幾乎是咆哮的聲音完全解放出來：「妳說！為什麼不去普吉島？」

「我……我的手受傷了，」她舉起手臂，怯懦地：「昨晚燙你的襯衫，讓熨斗不小心蓋了下來……」

他瞄了她的手背一眼，細着厚厚的一層紗布，像戴了一截拳擊手套：「還真能瞎辦個理由唬我。就算真給燙傷那麼一下，兩天就不礙事了，幹嘛為這點小疼小傷取消行程。這個時候出國的人不那麼一窩蜂，不去可惜哪，才八、九天嘛，觀光線又新，我要不是忙得分不開身……」

她一勁顧着搖頭：「不要！不去了！我就是不想去了！」

「妳就是存心和我作對啊！」琨光跳起身來：「說要出國透透氣的是妳，盧小姐白天都忙得團團轉了，還得每天幫妳跟『東南』談這辦那的，一下是照片、一會又要跑去拿護照，計劃好的事，現在又無緣無故取消。妳搞得我一頭霧水，不知道該怎麼辦事！是啊！真當自己是闊太太，幾萬塊擺擺樣子啊！」

琨光喇喇地嗓門一直在她耳畔轟隆，她扭身進房：「我不過就是沒有興緻了，也好惹你一頓光火，看你發這種脾氣，我更沒有心情出去。」

他衝到房門口，手臂揚展揮晃：「好！妳又發神經病了，我不管妳要去不去，但不要在我面前盪盪去，我看了討厭！」

她坐在床沿，撫着床單邊摺縫的蕾絲，昨晚也是自己一人呆坐在這兒想了許久，才去插熱熨斗，當右手將那塊熨板蓋在左手背時，疼楚驚跳的竟是右手，那種感覺正是在旅行社三樓會議室內的那個轉身——

她投了兩枚硬幣，在販賣機裏要了一杯迅速、粗糙的熱咖啡。料峭春寒已過，但落地窗外的暮春三月底，仍是一束細冷雨絲，她握着紙杯，一手捧着自己的手提包，雖然知道有一件灰色獵裝靠站在身旁許久，她還是靜靜地啜完半杯咖啡後才轉身。

「真的——是妳呵！」着獵裝的男子奔放了等待在喉頭的驚呼，那曾經嵌進耳骨的音聲腔調令她一陣悸慄，類似一把森冷小刀，朝她的記憶劃割一線，線口張開，有某些東西像血珠慢慢沁滲。她僵持的頸子偏移了半吋，眸子一觸，那灰色獵裝裏是一件幾乎抵着下巴的金絲雀黃的高領衫：「我早看見旅客名單裏有妳，想必是姓名巧合，真不敢相信是妳……多少年了，甚至現在，妳就站在我的面前呵！」

她的手背要着起火來，才趕緊撇開那柄熨斗。

「妳……改變好多呀！但仍是我所記憶的……時光過去許久，我們都一定改變好多呀！」他輕聲地，聲音只在她的耳畔響盪，有一絲激越的抖顫，他的眼角因為微笑而彎出幾道紋路：「妳不再是那個小女孩了。呃……真是令我不能相信，這究竟是一場幻影？呵！……我還有見妳的今天？……妳，過得好——吧？」

自從愛情遠颺，她便凋乾憔悴至今。她的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他。她每日為金絲雀斟換礦泉水，鳥兒的羽毛光潤豐沛，像上了貓油般盈燦鮮亮，但從不謳歌。只喜歡雙雙偎依，無比親密地交喙低吟。這些年來，精細雕鏤的鳥籠裏仍然僅是居住着一對不願歡唱的恩愛夫妻。為牠們沐浴，欣賞牠們的濃情蜜意，成了她黃昏時不變的享受。

「我的妻子，終於在兩年前去世……」

她的淚水滴落在灼傷的手背上。有一點悲哀、有一點惱恨和許多懊悔，懊悔這趟行程計劃，懊悔為何獨衷普吉島，懊悔沒有避免去聽他親口講述這件消息；說那纏綿她年輕裏一段美夢與惡魔的磨折終於結束。她開始憤怒他經過了這少年之後，才對她說出這個幾乎是一生世前熱烈所盼望的——關於他的妻子，病逝。

「如果婚姻就是應該有這種感覺，妳已是我的妻，我心中的肉，我骨裏的血。請相信我，只要再一小段等待罷，我們便要永遠聚守，像這對籠中鳥，一秒也不可分離！」那一夜，竟也是暮春的薄寒，窗外竟也有着這重逢時的細冷雨絲，他們躺在梨山上最美麗的一塊碎葉枕上，共飲一瓶來世的許諾。

他伸手撥弄依然濃蔽，但略夾幾縷灰絲的額髮：「……一塊午飯嗎？」

「不！」她在見了他的面後，唯一說的話。

「嗯？」那個心理醫生等待着：「妳在聽嗎？」

她楞楞地抬起下巴：「唔？」

他的臉上有一抹叫百頁窗分隔成一片一行的鼓勵的笑容：「妳願意告訴我，為什麼臨時取消行程？」

「幾個月前的事了，好久了。」她下意識地撫撫眉梢：「那時……湊巧我的手背燙傷了。而且，我先生為此很為光火，我便更沒有興緻了。」

「取消之後，妳先生或妳的作息有什麼改變？」

她聳聳肩：「仍跟平常一樣。」

話題結束。

心理醫生起身走近她，並在她的杯裏注入一些菓子茶：「我太太遊美西去了，晚上一塊吃晚飯吧？」

她一呆，半晌：「不了……」

到門口，她忍不住了才開口：「上回來時，倒沒注意到你的書櫃上有這麼一隻漂亮的青色花瓶！」

「哦！」他轉過臉，往書櫃上瞧：「那隻花瓶可是清朝的古董哩！可惜上個月叫鐘點打掃的太太不小心打破了，我太太抱去給人重新拼黏，遠遠看還像完好如初，」他移動身子，搆手取了瓷瓶下來，遞到她面前：「近瞧就不成啦！摔粉碎一點的地方，全是裂紋，啊！這兒……一條一條的，哪！……這也是……」

她摸觸着瓶身，仔細端詳才發覺這並不是一隻素純的瓶子，瓶腹上還精緻地浮繪着一對鳥兒：「……噢！林醫生，你想關在籠裏太久的鳥，若是把牠放了，牠還會不會肯飛呀？」

他被她這麼突然一問，啞了一會，隨即笑開來：「我小女兒養了幾隻白文，餵得跟小雞似的胖，要真把籠門打開，我想牠那對小翅膀恐怕也載不動牠的身子哩！」

進了宏光的洗衣店，冷氣的沁爽把方才頭頂的脹熱、昏眩一掃而空。櫃枱沒有人，她在旁邊的木櫬坐定，取出皮包內的小面紙，輕輕地在鼻尖下顎摀了摀。後面走廊傳來腳步聲，是宏光的太太，手裏提了幾架衣衫，一見是她，熱烈地叫開來：

「哎！好久沒看到小孀啦，聽琨光說妳身體不舒服啊？」宏光的太太挨近她的臉瞧了瞧：「還好嘛！氣色不壞。」她點點頭：「嗯，我是來拿琨光保養的皮衣。」

「哦！我曉得，我都弄好了等着哩！」說着，她先將手上的衣服平鋪在旁邊的一個玻璃櫃上頭；取來一枝挑衣服的小竹竿，四下撥搜，發現掛在最靠邊頂處，尋找墊腳的木櫬，才發覺正讓她坐着，便又到後邊去取了一張塑膠圓櫬來：「真不好意思，小孀，我這店面又窄又亂，沒像樣的地方請妳坐，待會兒到二樓坐坐，吃片西瓜……」

「沒關係，我還有事哩！拿了衣服就走。」

宏光的太太踩上圓櫬，墊起腳尖，在一大排緊密的衣堆中迅速且熟練地挑下一件罩着透明塑膠袋的黑色皮衣。

「妳沒開車來呀？」

「我停在前頭的小學後門。」她起身並掏出小錢包。

「是呀！我們這附近很不好停車。」

她連同鑰匙一併掏出，鑰匙環一陣碰撞，宏光的太太眼角一掃，即轉側身子，刻意地撫弄了皮衣幾下。

「宏光不在啊？」

「給飯店送桌巾去了。哎，……妳瞧掛在這頂上的一排，沒有一件不上萬的，我們每天這樣辛苦，一輩子也沒命好穿這種料子……我和宏光省吃儉用也不過想買部小發財，但就單靠洗一床被單、熨一件外套這百來塊錢的營收，連買部中古車都吃緊哩！——像妳沒有孩子真是落得自在輕鬆喲，多幾個討債鬼，就夠把我們磨成病牛兩隻。……妳不知道，沒有部小貨車，洗人家幾床被單、桌巾，都得用摩托車來回跑個三、五趟才送得完哪！」

她感覺下顎、人中、鼻頭又冒出汗珠來，頻頻用面紙揩拭。

「何況現在車那麼多，騎摩托車老在馬路上跑，多危險呀，」宏光的太太嘴吧雖沒停，手也在張羅一只大紙袋好裝琨光那件皮衣：「一家好幾口要填，却只靠我一隻手做，宏光做事又三心二意，當初要不是我執意開片小店做點生意什麼的，靠他吃人家一份待不到尾牙的死薪水，那幾個小鬼早到馬路邊喝西北風去了。說實在話，別說妳琨光拿給他親哥哥那麼一丁點錢啦，連我娘家賣了祖產分給我的那筆錢，都要讓他拿去簽注光的！」

「宏光現在不簽六合彩吧？」

「他總說沒有囉！誰知道，在他手上總有個千兒八百的零花錢，我不問他往哪兒花去了——」她揚揚手：「哎呀！八成多少一點啦！同樣兄弟，他看琨光這麼氣派舒坦，他不會不想發財嘛！」

她訕訕一笑，從錢包取出幾張花鈔放到她面前。

「不要小嬌！不要！真是的，自己人還拿這個洗衣服錢呀！」她把手壓在紙鈔上，朝她推了推：「妳真是見外哩！……下次不許再拿這個錢哦！唉！還是妳命好，琨光寵得連一件衣服都捨不得妳洗呢！」

她取了皮衣出來，與另一個抱了一大袋衣服的中年婦人撞個滿懷。婦人叫嚷起來，她忙側身一旁，先讓婦人入內。走了幾步，才記起汽車鑰匙還擱在玻璃櫃格上，又轉回店裏。不見宏光的太太，料想必定在後頭忙碌，便不打算揚聲招呼，待正要取了鑰匙出來，却清楚地聽見宏光的太太那大喇喇的嗓門毫不遮蔽地與方才擦身的那婦人交談：

「……那是我小叔的太太啦，不過倒像他媽！……老氣是嘛！我小叔告訴我有一回真給人家這麼叫的。……啊？當然有錢啊！一個開一部車吧！……是呀！買貴一點的顏料塗塗就年輕啦！妳下次帶來賣給她，要不妳老嫌我小器，我可有那種命塗妳那些CD啦、阿頓什麼的！……呀？……我比她年輕，拜託，我大地幾歲的……真的？……我保養好？妳有沒有搞錯，我一天到晚做個沒完：她可是端在家裏喝蜜的！……她命好？妳才好啦！她有什麼好，有一棟好樓住就算命好啊！那妳的命不要燙金鑲鑽嗎？……怎麼說？至少妳老公肯買羊茸丸給妳吃呀……呵……哈……我小叔不放她在心上，十年下不來一粒蛋啲！……有沒有養小的……，妳說哩？」

她緩緩地踏出店外，陽光叫一部掠過門前的汽車頂板一折，銳利的光線刺眼襲來，她蹣了幾步，險些在兩塊門前的台階上摔跤。她倚在騎樓的樑柱上，小方塊磚的冰涼適時數吻她的太陽穴，稍解她面龐的高熱。她重新回到紅磚人行道，挪閃幾部橫置豎擺的機車，脚步平穩而秩序的回到車內。發動車子，開足冷氣，珠汗淋漓的皮膚浸濡着一陣陣沁涼的水霧空氣而逐漸乾爽舒適，她把方向盤往胸口收轉兩圈，車子調頭滑進路口，插入川流的下班人潮車陣裏，她似有目的地往這條馬路的終點駛去，這點直達西子灣的腰腹。西子，多美的名啊！她的嘴角拴着一隻上揚的細紋；她彷彿見到擋風玻璃前方映照着一位肌理雪嫩、姿態柔媚的女子，坐在霞霓暮色的海堤邊，垂放一匹滑亮如絹的黑髮，似濃墨般的夜的顏色，隨風款擺飄揚，如同海的波浪；那女子的眼底浮漾着深湛的海水顏色及泡沫，沒有一絲煩惱曾來污染這對溫潤深邃的眸子，每日黃昏，她便在堤畔將髮梢放成千萬隻翻飛搖舞的黑蝶……

急促尖銳的哨音，前面幾公尺處一位戴着墨鏡的交警正對着她的車子揮動手裏的螢光棒子，依據他的手勢，她慢慢把車子靠路旁停下。

「嗨！」交警把手肘置放在她遲疑了一會才放下的車窗上，一股暑氣立刻撲了進來：「小姐，這是單行道啊！」單行道！什麼時候改成單行道？她曾經坐在一部皮製座椅的進口轎車內，通行無阻地經過這條道路。她的腦子昏沈渾噩；交警見她發怔不語，遂又開口：「沒見到標誌也該發現妳的車頭沒有接在人家的車屁股呀！……駕照。」說着，他站直身子，一手撐着手裏的一片鐵板，另一手在口袋內掏筆。

她遞出了駕照。

「妳本人？」交警拿筆端把墨鏡移下眉眼一吋，一雙略濁黃的眼球叮在她臉上幾秒，她沒有答聲，他又重覆了一遍：「是妳本人嗎？」

她點點頭，眼睛放在自己的方向盤上。收回駕照時，上頭多了一張紅單。

車子調轉，朝大多數人的方向匯入城中。熱鬧的街心是寶藍調子，落日速速殘殘地在城的西端淪陷，高架大橋上、愛河邊同時上昇了數十枚亮月。

駛進巷口，自己住的那層樓仍以黯黑的幾洞窗扉相見。她把車子規矩地停在自己車位編號白框裏，像一顆棋子安靜地撇入一塊屬於它位置的方格中。

電梯停到頂層，她匆匆地掃了鏡子上自己那張褪了顏色粧彩的臉頰一眼，眼袋因為疲憊浮垮地貼黏着確骨上的兩片鬆軟皮肉，褐斑一塊塊在溶了的脂膏中顯現，電梯的門一啟開，她立即逃了出來。

掀亮大廳的燈，把皮衣掛回主臥室的衣櫥，順手拉亮床邊小櫃上頭印着大朵花紅布單的陶瓶桌燈，鋪着棗紅地毯的臥室內，暈染開一抹橙黃的光澤。她在床前卸下一身裝束。

電話鈴聲大作，她剛啟動房子內的空調，並蹲在冰箱前翻找一片日前買回的雪藏蛋糕。

「喂？大嫂啊？您好！我是太雅的陳浩山，琨光兄在嗎？」她的耳內傳來那個做電子零件進出口的貿易商的男聲：

「……不在呀？請問他去哪兒？……您不清楚……會在公司嗎？……您不清楚……是，我下午在公司和他連絡過，是有一點事想麻煩琨光兄幫個忙……他是做飯局？……您不清楚……那琨光兄大約幾點回來？……難說是吧？——呢，琨光兄有沒有跟您提起香港那邊一批貨下單的事？……就是本來敲定由太雅談的——哦！您不清楚？……那裏，那裏！不要緊，沒關係，我稍晚再找他，或者麻煩大嫂留個話就成了……對不住，打擾您啦！再見，再見。」

她移開落地窗的紗門，居高臨下，盛夏夜空繽紛的星點一盞一盞抖閃起來，整片天空仍是濁濃的寶藍。她抬頭望着吊在架上的鳥籠，一對金絲雀並排地靠棲在籠內的橫桿上，圓亮的小眼珠緊緊地盯住遠方朦朧的山線條。

「怎麼就不曾聽你們唱支歌呀！每天就等着喝冰過的礦泉水和細緻的小米粟餵你們……把你們的羽毛像黃金似地保養……這麼些年了，到今天才知道，原來是我自己在給你倆作伴！」她撥開鳥籠的門：「而你們就算是兩塊黃金，又能給我換來什麼？……嘿……那個把你們送給我的男人……老了一些，而且，他的太太……死了。」

她沉吟着，籠內突然一陣咕嚕、騷動，兩隻金絲雀振開豐盈的羽翼，雙雙掙脫籠口，一前一後在陽台的磁磚上一觸，沒有回首、沒有片刻遲疑地隱沒在晚涼的夜色裏。她大吃一驚，連忙返臉尋去，細雕精鏤的木格籠內，小瓷鉢的水仍清澈，米粟亦芬芳，籠身搖晃，像一只鞦韆。那對金絲雀鳥兒竟然揮翅而去！她扶着陽台的欄干，極目四眺，感覺那飛逃而失的是她體內的某一部份，是屬於西子如雪的肌理或是黃金般的盛夏，竟然天天逃命而去？

她顫抖地把自己的身子捲縮起來，臉頰埋進臂彎裏，然後她清楚地看見自己正蹲踞在那只華麗的木籠內，並開始感覺饑餓。她想去尋找冰箱內那片可口的雪藏蛋糕。



張蓉蓓

52.3.30生

山東高密人

日本熊本大學碩士

■經歷／

輔仁大學講師

■現職／

輔仁大學日文系

■作品／

「色慾之街」(譯作)

容 稟

短篇小說組佳作 張蓉蓓

女方女友甲：「那個杜杉實在太可惡了，小芹真可憐，跟了杜杉那麼多年，就算沒生出一兒半女，好歹也跟著他吃了不少苦，竟然莫名其妙就離婚，真是沒有良心，聽說是懷疑小芹紅杏出牆，小芹我和她大學同學到現在，最了解她了，保守的要命，別看她外表落落大方，風頭也挺健的，談起感情來可是執著得很，你看她大學四年就只交過杜杉一個男友。當初我們就勸她，在杜杉頂著個台大第一志願的頭銜，臭屁的要命，而且杜家是本省南部的望族，上至祖父母，下至小姑姨親全部一付八股模樣，像小芹這種眷村出身、不拘小節的外省女孩，嫁過去準受苦，我說得沒錯吧！小芹畢業後嫁給杜杉，難得北上一趟，平常也鮮少和同學聯絡，不知道她在忙什麼，一定是杜杉不准她和外界接觸的，那家人我看了就討厭，自以為有幾個臭錢就踴得二五八萬似的，什麼了不起，小芹實在太冤了，太不公平了，小芹怎麼可能做出那種事，我看那姓杜的不要自己在外面金屋藏嬌，找不到藉口，就來這一招，真是噁心，男人就是這樣，天下烏鴉一般黑，沒幾個好東西，我太替小芹打抱不平了。」

男方大哥：「俗語說家醜不可外揚，家裡發生這種事誰都不愉快，林小姐嫁到家裡也有好幾年，他們不生孩子是他們的事，別人固然管不著，可是他們也得顧顧老人家的心理，爸媽年紀大了，就是希望全家大小平平安安，順順利利，就算不希望他們傳宗接代，自己也老大不小，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在想什麼。提到林小姐的事，我這個做大哥的是不方便說什麼，阿杉自己選的又能怎麼辦，他又不是不知道阿爸最恨老芋仔，林小姐連台語都說不好，有時候阿母想找她聊個天都有一句沒一句的，這就算了，家裡是個大家族，她在家也應該稍微注意點，沒事穿個短褲露著大腿裡裡外外跑，

給工人們看到成什麼體統，女孩子家自己不檢點，誰也歹勢說，現在又發生這種事，更沒話說了，離了也好，趁阿杉還年輕，憑他的條件不愁找不到媳婦，我們對林家也仁盡義至了，沒什麼好怨的。」

女方母親：「我把小芹養這麼大，還不是希望她能找個好婆家，我和她爸爸也算了了一樁心願，家裡女孩子就她一個，難免嬌了點，當初她爸爸不答應這門親事，她就要尋死尋活的，現在可好，出了這種事，她爸爸氣得連話都不跟她說了，說什麼敗壞家風，不知廉恥什麼的，小芹個性烈，只怕她會做出什麼傻事，至於她和李先生的事我知道一點。那個李先生也是個台灣人，比小芹大個七、八歲，聽說在南部開工廠吧！看起來不像是文化水準很高的人，嚼著檳榔開著賓士，不知道小芹怎麼認識他的，可是這件事也不過是最近三、四個月的事，而且我相信小芹是不至於和李先生有什麼的，小芹不會這麼笨，她也不敢，杜杉這孩子看起來斯斯文文，一副很木訥的樣子，我是不討厭他，就是有時候杜杉似乎不太懂事，小芹她爸爸愛喝兩杯，他從來就不會應付一下討她爸爸歡心，反而還說酒喝多了對身體不好等的話，難怪她爸爸對他沒什麼好感。話又說回來，一對小夫妻吵鬧鬧就算了，離什麼婚，我和她爸爸二十幾年還不是就這麼過了，這樣一來，咱們小芹一生的名節可就完了，唉！到底造了什麼孽，杜杉也不事先跟我們商量一下，還是小芹的大學同學打電話通知我們才知道的，小芹脾氣倔強得很，在外面受了委屈從來不肯回家跟我這個做娘的訴苦，這麼大的事，一下子就決定了，真是的。」

男方男友甲：「杜杉離婚了？遲早的事，我一點也不意外，他老婆我見過，還頗有幾分姿色，早晚會出事。只是他們能維持這麼久才分手倒令我有些訝異。我們幾個同學當中就屬杜杉條件最好，媽的他老子在南部聽說有好幾十甲地，杜杉功課又一把罩，就是個子矮了點，長得也不怎麼樣，不過這年頭有錢最大，這樣的金龜婿，誰都會咬著不放，算那女人聰明，大學四年把杜杉騙得寸步不離，連他媽的當兵都冒著被判軍法的危險幾番私自出營去會老婆，女人就是寵不得，太寵她就飛上天了，不要說像杜杉自尊心這麼強的男人受不了，有哪個男人戴得起綠帽子？這年頭感情就是這麼一回事，合則來不合則去，婚姻也是一樣，什麼保障都是狗屁，還是把握現在最可靠，過去與未來就不必想太多了，像我最乾脆，和莉莉同居了三、四年，既有夫妻之實，又無婚姻之累，多好，杜杉要是能像我想開一點就沒事了。」

女方鄰居：「那天我看小芹一個人提著兩個大皮箱，紅著眼回來，我就知道有事，問林太太，她就說小倆口吵架回娘家住幾天，這一住可是大半月，她不說我也猜得出來，準是離婚沒錯。我是看著小芹長大的，這小孩從小就生得聰明伶俐，連我家小彬都對她有意思，她卻嫁了個本省仔。一嫁這麼些年也沒看她抱個孫子回來，這要不是生理上有毛病，就是感情有問題，前二個月吧！我看過一次一台賓士載她回來，半夜十二點多了，我正好起來上廁所，看他們在社區前的大榕樹下唧唧噥噥地好一會兒，小芹好像還在擦眼淚似的，這自個兒先生車不坐，這麼晚坐別人的車回娘家說得過去嗎？女孩子最忌諱不守婦道，小芹這麼聰明的女孩子應該懂得這個道理，晚節不保喔！」

男方的話：「女人要的是什麼？我不禁問我自己。小芹要的到底是什麼？這可能是我這輩子也無法解明的課題。這些年來，給她綾羅綢緞，給她山珍海味，給她無微而忠誠的呵護，給她一個人人稱羨的家，我發現我已心力交瘁，我已

沒有餘力再給她更多更深的愛，而當我發現一個女人對愛的渴求有如吸血鬼般貪求無厭時，我就更厭惡去面對她一而再再而三的憂鬱情結，也無力去滿足她令人不耐的嬌癡嗔怒。剛結婚時，她不願一下子被孩子束縛，避孕了兩年多，後來想要却一直不如願，去檢查的結果，發現她子宮後位，而我精虫稀少，屬於較難受孕的類型，既然彼此都有瑕疵，也只有努力一點，又有什麼辦法。我的壓力也很大，家裡這麼多隻眼睛在看，公司這麼多張嘴巴在說。她老是覺得在家裡很不自在，說生活習慣差距太大，哪一個女人結婚以後不需要適應，我是不願鬧家庭革命的人，也不願為了個人的事惹得父母不高興，父母守住這片江山不容易，做子女的更應懂得珍惜。但是小芹却好像從不能體會我父母的苦心，老是吵著要搬出去，說即使到台北租個幾千塊的房子，只要兩個人在一起她願意過任何再苦的日子。我知道她在適應大家族生活方面有點困難，我也準備有了孩子以後想辦法到北部分公司上班，這一切事情不是不可以商量的。

小芹是一個很有才氣很灑脫的女孩子，這也是我最欣賞她的地方。我們家從小管得比較嚴，個性比較拘謹，當我第一次在聯誼舞會看見她款款大方的容姿，就很令我震懾，又怕這樣美麗的女孩子一定是衆星拱月，要不就是孤芳自賞，心裡又很不服地想獨佔她，她很善良，真的很善良，有時令人心疼得可以。我考預官時，約好她在中正紀念堂的大牆下等我。誰知下了一場大雨，她也不知道躲，說躲了怕我找不到，就傻傻地在那淋了一個多小時，我匆匆忙忙地趕過去，擔心她因此著涼，她看了我還訕訕地笑著拿出一疊被她溫在胸前的稿紙，告訴我說還好紙沒淋濕，那是她在等我的時候寫的小文。當時我就決定要把這個多情良善的女子擄回家，不讓她在外面再受風吹雨打。

不過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婚後我們住在南部，跟北部的朋友漸漸斷了線，生活變得簡單，閒暇時就是和父母哥哥嫂嫂一起開車去踏青。平常她就是做家事，翻譯一點東西，她的英文不錯，偶而也去公司擔任臨時口譯，事情就是這麼發生的。

她和李先生的公司搭上線是透過朋友介紹，每個月大概去兩三次，當英文口譯。其實家裡不需要她去賺錢，我是怕她在家無聊也沒說什麼，剛開始也很正常，過了晚飯時間沒回來，她都會打個電話，有時候我也去接她。但是一兩個月後，她就極少打電話回來報備，我說過她幾句，有一次氣不過出了手，事後我也向她道了歉，但我不覺得我有錯，老婆跟孩子一樣是需要管教的，況且是她理虧，她根本不必大聲嚷嚷什麼東西。

李先生是標準的生意人，商人重利輕離別，若說他對小芹有什麼真情真意，打死我也不信，要不是顧及家人面子，我他媽的早就給他好看，沒讓他斷手斷腳也要他在南部混不下去！幹！

小芹婚前是處女，不代表她在婚後仍會堅守貞操，何況事實上我們的性生活並不是很美滿，她一直放不開來，性是一種享受，何必扭扭捏捏的，這與她的個性實在不符合，我或許相信她跟李先生沒有肉體上的接觸，但她的精神絕對出了軌，這是令我最不能容忍的，再說她不是真的還像我們當初交往時那麼矜持，誰又能知道，總之我是很難再相信她了。

我等地親自來跟我解釋她的行徑，可是很遺憾，她一直沒有開口，我在她娘家看過兩次李的車，我也知道她回娘家

是藉口，她自己也有好幾次夜不歸營的記錄，已經沒什麼好說的，這種事，我不把他們這對狗男女送上公堂就夠客氣的了，我真不明白，我哪裡對不起小芹，離婚是我提出的，我知道小芹的脾氣，她就算不願也不會苦苦哀求我，這樣最好，省得拖拖拉拉，小芹自己也明白，這樣的分手她是沒什麼資格要贍養費的，我也沒臉向爸媽拿，但我還是把自己的存款提了五十萬給她，也算夫妻一場，至於以後的路，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女方女友乙：「我是很同情小芹的，她是一個不會把心事輕易透露出來的人，雖然平常嘻嘻哈哈的，即使很好的同學也不一定了解她真正的想法。」

大三時，她和她男友，也就是前夫杜杉為了兩家家長反對差點分了手，小芹硬是撐了下來沒讓我們知道，是後來事情過後我們在校刊上看到小芹寫的一篇文章才略知一二，如果是我早就大哭大鬧的了。我頗不欣賞杜杉的為人，我覺得他是一個感情態度很軟弱的人，他父母只要說一句話，他一定唯命是從，甚至犧牲女友也在所不惜，而且他也有點大男人主義，看他開車蠻橫的樣子就知道。但是小芹從來不在我們面前抱怨自己的先生，不知是她太愛面子，還是她太有口德了。

當然站在同學立場，我們是替小芹感到難過，不過也不能否認她確實做了錯事，真相究竟如何沒有人知道，我猜她一定也有很多苦衷，只希望她別哭壞身子，留得青山在，同學們還是支持她的。」

男方舅媽：「這個媒人當初是我做的，是我到女方家提的親，禮車也是用他舅舅的BMW，他們的事我是不清楚，可是好端端的離婚也太鹵莽了，他們杜家是丟不起這個臉的，聽說這個月他嫂子已經在給阿杉做媒了，說明年沖相鼠的，要再婚就得在今年年底辦比較好，可能他媽媽急著抱孫子吧！別人的事以後還是少管的好。」

女方男同學：「因為小芹一開始就有男朋友，所以沒人打她的主意，如果她沒有男友的話，我可能也會考慮追追看，人長得正點，身材又好，誰不動心。」

自從她結了婚和以前的男同學幾乎沒有來往，我只有有一次在同學會上看過她，丰采依舊，就是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很憂鬱的樣子，同學們問她怎麼還不生孩子，她笑著說要保持身材呀！笑容背後似乎隱藏著些許無奈。

聽說她的婚姻有第三者介入，我覺得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現在這種社會誘惑這麼多，誰敢保證一輩子只愛一個人，她老公應該有氣魄些，何必動手動腳的，男人打老婆註定一輩子沒出息。

像小芹樣一個傲強的女孩子，有很多原則在我眼裡看來是極愚蠢的，她男友當兵時，有一次我載她回家，為了騎車穩當我要她環我的腰，她說什麼也不肯，不肯又能代表什麼，證明她是貞節烈女嗎？現在她又怎麼解釋呢？有很多事只要她堅持是對的就聽不得別人勸，到頭來吃虧的還是自己，沒辦法的事。」

男方母親：「我沒讀過什麼書，可是我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三從四德，阿杉他爸爸受的是日本教育，以前他祖母還活著的時候，都是一家人吃完了飯才有我吃的份，而且嫁過來頭三年沒有回娘家一次，現在的媳婦可好，讀了幾年書，怎麼做女人都忘了，菜不會煮，衣服不願洗，連孩子都不生，那我們娶媳婦進來是做什麼？不是我故意嫌小芹不好，你看

她大嫂多能幹，兒子養得白白胖胖，把先生服侍得舒舒服服的，女人這樣就夠了，還要求什麼？

我們阿杉這幾年也夠委屈的，老婆愛出去工作，他連屁也不敢放，當初要是在家安份守己又怎麼會有這種事出來，把我們杜家的臉都丟光了，夭壽喔！

離婚這種事本來我們也不願意，可是既然小芹不守婦道，還是早點分開得好，當初我就說太外向的女孩不保險，阿杉不聽。

他爸爸沒表示什麼意見，老頭子年紀大了也管不了年輕人的事了。」

李先生的話：「認識林小姐已經一年多了，公司業務的關係認識的，真正交往是半年前的事。

我跟她的事怎麼說呢？我真的不想傷害她，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的是我們的情況不是別人所想的那樣。

我承認我很風流，南部大大小小的風月場所那一家我不熟，做生意難免要應酬應酬，我太太也知道，她從來就是閉一隻眼睜一隻眼，我只要還是把錢拿回家就夠了，我也不搞金屋藏嬌這一套，藏不完的。前次有個理髮廳老板娘找我過去跟她住，我就沒過去，我不喜歡被綁住，話說回來，我風流歸風流，絕不下流，我朋友也有人對女人下藥什麼的，我不來這一套，反正女人到處都有，犯不著這樣。看順眼了就鬥陣，合不來就走人，很簡單的事。

說起林小姐，不得不承認她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女人，不是說她長得多漂亮（論臉蛋她比那些酒國女英雄差多了），而是她的個性，她的氣質，我喜歡看女孩穿得素素淨淨的，很乾脆又很負責，正合我的口味，說歸說，我當然也不致於一開始就打她的歪主意，她也有她的家庭。後來慢慢接觸多了，聊得也比較多，發現我們蠻多可聊的，我原本以為我們是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她讀過那麼多書，我從高工畢業一直在江湖上跑跳，可能看不上我們這種粗人，我倒是挺喜歡她的。

她會跟我聊很多，就是很少提她的家庭，我想一定有問題，別人的事我也懶得問，我知道她先生有打她，她每次坐在車上不說話時，就是心理有事，有一次我在車裡忍不住親了她，她掙扎得很厲害，在車上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哭了起來，我只好把她帶到賓館，讓她穩定一點，洗洗臉，然後抱著她睡了一夜。

別人一定不會相信我們過夜沒有做愛，我自己也不相信，後來我不是沒有要求過她，她不肯，不肯就算了，總不能強暴她，我想若不是很深的感情，有哪個男人會這樣做，我也不好受，面子不面子倒是另外一回事。

等到發現我對她似乎用情很深時，才知道事態嚴重，我們都是有家庭的人，而且我說過我不喜歡被牽絆住，就是想到她纖弱又逞強的表情，心裡就酸酸的。

她先生如果不諒解，我們可以暫時不來往或怎麼的，嚴格說來我們又沒怎麼樣，我也不怕她先生來找我，大風大浪什麼沒見過，看要怎麼處理再來說。

也希望她離婚也不希望，很矛盾。

她可能不知道我這輩子沒有真正談過戀愛，沒有和女人牽過手逛公園什麼的，所以她給我的感覺很特別，上不上床

也不重要了，像我這種年紀闖蕩江湖這麼久的人在在乎的已不是這些事了，不過知道她真的離了婚，反而很難說我有什麼感覺，以後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女方的話：「你們有什麼資格這樣批判我，有什麼資格？」

書上要我守身如玉，要我遵循婦道，要我三從四德，要我孝順公婆、侍候先生，要我這要我那，書上有沒有教我如何拒絕先生強迫式的要我模仿錄影帶中醜惡的動作，啣著他的寶貝還要裝出一付很爽的樣子，書上有沒有教我如何視先生無理取鬧的打罵為親愛，書上有沒有教我如何應付外表道貌岸然實則偽善的公公伺機摸我臀部的下流，書上有沒有教我當女人生不出孩子時還要忍受婆婆姑們輕視嘲弄的語言，有沒有教我，有沒有？

為什麼壓在我身上的男人非要是我先生我才能顯露出滿足愉悅的表情，為什麼抵住我的唇的人若非我先生，我就是萬劫不復的淫婦。

能不能在道德的夾縫中放我一條生路，就讓我純為性感動一次，一次就好。

沒有勇氣放逐禮教約束的我，仍然遭到社會標準下造就出的婚姻格局所趨離，在我如臨深淵地極力灌輸自己「從一而終」、「不仕二夫」如此實踐率低落的八股教條時，才發現做書上的完人是何等孤寂，也不禁懷疑究竟書上教給男人的是什麼？」